辨誤錄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辨誤錄

吳曾纂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辨誤錄卷上

宋 臨川吳 曾虛白纂

員姓之始

春秋左氏傳伍奢子員。陸德明釋文音云。平聲。然唐員半千十世孫凝之。本彭城劉氏。仕宋後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改姓員。唐書音釋乃音王問切。何耶。董萃音訓曰。唐人讀半千姓皆作員。宋詳而據按。前涼錄已有金城員敞。此姓似不始于凝之。予按唐、張嘉貞、薦苗延嗣、呂太一、員嘉靖、崔訓皆位清要。日與議政事。故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然則以員爲韻。其誤久矣。予又按芸閣姓苑云。員氏南陽。其先與楚同族。帝顓頊之後。楚令尹子文。鬬伯比之子。育于鄖公辛。辛生鬬懷員。蓋帝之後也。平王時。赦爲大夫。觀此。則員得姓又不始于敞矣。鄖音云。則員不當音運。

韻略不收答箸字

大唐新語曰。漁具總曰答箸。漁服總曰祾衧。唐書元結傳載白釋語曰。能帶答箸。全獨而保生。能學聲辭。保宗而全家聲也。如此漫乎非邪。語皆協韻。故箸音平聲。與生相協。今唐書音釋乃作蔽挺切。誤矣。故蘇子美松江觀漁詩云。鳴榔莫觸蛟龍睡。舉網時聞魚鼈腥。我實宦遊無況者。擬來隨爾帶答箸。皆作平聲。今韻略不收此字。

句讀無音

前輩言韓退之書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讀不音獨。徒鬬反。殊不知山谷次韻黃冕仲木字韻詩云。變石溷甲乙。謄寫失句讀。正作讀音也。然馬融笛賦云。觀法于節奏。察度于句投。投音徒鬬反。注言句猶章句之句。然則豈兩字旣異而義亦別耶。何休公羊序亦云失其句讀。無音。

蘭若字兩音

蘭若二字。白樂天詩作惹字押。爾者切。余按上官儀酬薛舍人萬年宮晚景寓直懷友詩。中四句云。東望安仁省。西鄰子雲閣。長嘯求煙霞。高步尋蘭若。此又作日灼切押。

紇干字無據

五代史寇彥謙傳。朱全忠迫遷昭宗洛陽。昭宗顧瞻陵廟。彷徨不忍去。謂其左右爲俚語云。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相與泣下沾襟。余以干字非是。蓋酈道元水經注曰。紇眞山夏積雪。鳥雀死者。一日千數。故紇干爲無據。

乾鵲音干爲無義

前輩多以乾鵲爲乾音干。或以對溼螢者有之。惟王荊公以爲虔字音。見于鵲之鴝鵒。此甚爲得理。余嘗廣之曰。乾陽物也。乾有剛健之意。而易統卦有云。鵲者陽鳥。先物而動。先事而應。淮南子曰。乾鵲知來而不知往。此修短之分也。以是知音干爲無義。然廣韻有鴶鵲。蓋鴶字起于後來。

杜子美送重表姪王砅評事使南海詩。謂王珪微時。房、杜過其家而母能識之。所謂秦王時在坐眞氣照戶牖是也。故蔡絛西清詩話以爲按史所載太宗不在坐。而子美詩獨得其詳。以史爲疏略。然以予考之。房、杜等舊不與太宗相識。及太宗起兵。然後杖策謁軍門。乃薦如晦耳。至珪則誅太子建成而後見知。以他傳參考。未可專以爲史誤也。

開元錢

世所傳青瑣集楊妃別傳。以爲開元錢乃明皇錢。上有甲痕乃貴妃揑迹。殊不知唐談賓錄云。武德中。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及書皆歐陽詢之所爲。初進樣。文德皇后揑一痕。因鑄之。故唐書食貨志亦云。隋末行五銖錢。天下盜起。私鑄行千錢。初重二斤。其後愈輕。不及一斤。鐵葉皮紙皆以爲錢。高祖入長安。民間行綫環錢。其製輕小。凡八九萬方滿半斛。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得輕重大小之中。然則楊妃別傳云爾者。其謬可知也。孔氏雜說亦言開元通寶歐陽詢撰其文幷書。俗不知。遂以爲明皇所鑄。按考異云。時竇后已崩。文德后未立。今皆不取。

條脫爲臂飾

唐、盧氏雜說。文宗問宰臣。條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眞誥言安妃有金條脫。爲臂飾。卽今釧也。又眞誥夢綠華贈羊權金玉條脫各一枚。余按周處風土記曰。仲夏造百索繫臂。又有條達等織組雜物以相贈。

唐、徐堅撰初學記引古詩云。繞臂雙條達。然則條達之爲紱釧必矣。第以達爲脫。不知又何謂也。徐堅所引古詩。乃後漢繁欽定情篇云。何以致契闊。繞腕雙跳脫。但跳、條兩字不同。

秋鶴與飛

歐陽文忠公集古錄云。羅池廟碑云。步有新船。集本以步爲涉。荔子丹兮蕉黃。碑蕉下無字。當以碑爲是。而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則疑碑誤。余按柳子厚集有永州鐵爐步志云。江之滸。凡可糜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蓋有鍛鐵者居。其人去。爐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云。余以子厚之文證之。則知步有新船爲有據也。又按沈存中筆談云。韓退之羅池碑云。春與猿吟與鶴飛。今驗古石刻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古人多用此格。如楚詞吉日兮辰良。又蕙殽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欲相錯成文。則語健耳。如老杜紅飯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余以存中之論證之。則知歐公以秋鶴與飛爲誤者非也。

曲逆音去遇

宋景文謂漢、陳平封曲逆侯。今學者讀曲逆作去遇。不知本音何耶。余按孔經父云。陳平封曲逆侯。漢書元無音。文選載陸士衡高祖功臣頌。曲逆侯宏達好謀能斷。注曲區遇反。逆、音遇。然則景文竟忘選注耶。

樂府有摻字

楊文公談苑載。徐鉉仕江南。爲中書舍人校祕書時。吳淑爲校理古樂府。中有摻字。淑多改作爲操。蓋章

草之變，鍇曰：不可非，可以例。若漁陽摻音七鑑反三過鼓也，禰衡作漁陽參過鼓歌云：邊城多開漁陽摻，黃塵漠漠白日暗，淑歎服之。余按詩遵大路篇云：摻執子之袪兮。陸德明音所鑑反，及所斬反。葛屨篇：摻摻女手。則又音以所銜、所感、息廉三反。則摻字元有其義。梁、王僧孺詠擣衣詩云：散度廣陵音，摻寫漁陽曲。自注云：摻、音憾。然則摻字僧孺自有明注，不惟吳淑不知，而鍇復不援以爲證。何耶？桓譚新論有微子摻箕子摻，乃知摻者古已有之。

乾德之號二

楊文公談苑記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志，按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磨滅不可識。令諸儒參驗，乃輔公祐反江東時年號。後太祖受命，國號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弱，豈非威靈先及而符讖將著也。歐陽公歸田錄記太祖建隆六年改元語，宰相勿用前世舊號，于是改乾德。其後因于禁中見內人鑑背有乾德之號，以問學士陶穀，穀曰：此僞蜀時年號耳。因問內人，乃是故蜀主時人。太祖由是益重儒士而歎宰相寡聞也。夫乾德之號二，一輔公祐，一蜀王衍，未知孰是。

集靈存仙望仙之名

文忠公集古錄西嶽華山廟碑載，其述自漢以來云：高祖初興，改秦淫祠，太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孝武皇帝修封禪之禮，巡省五嶽，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仙殿，門曰望仙門。中宗之世，使者持節，歲一禱，而三祠後不承前，至于亡新，寢用邱虛，建武之元，事舉其中，禮從其省，但使二

千石歲時往祠。自是以來百餘年。所立碑石。文字磨滅。延熹四年。宏農太守袁逢修廢起頓。易碑飾闕。會遷京兆尹。孫府君到欽若嘉業。遵而成之。孫府君、諱璆。文忠云。文字可讀。其大略如此。所謂集靈宮者。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余嘗觀桓君山賦序云。余少時爲郎。從孝成帝出祠甘泉河東。見郊先置華陰集靈宮。宮在華山下。武帝所造。欲以懷集仙者王喬、赤松子。故名殿爲存仙。端門南嚮。上書曰望仙門。竊有樂高妙之志。即書壁爲小賦云。然則文忠言他書皆不見。豈偶忘君山之云乎。沈休文詩。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

博塞字音

按鮑宏博經以博塞之塞音蘇代反。然余考唐、李翺樗蒲法。其采有開十二、塞十一。以開對塞。則不當音以蘇代反。莊子云。問穀奚事。則塞博以遊。亦音蘇代反。

牙門

孔經父雜說記突厥李靖徙牙于磧中。牙者、旗也。東京賦。竿上以象牙飾之。所以自表飾也。太守出。則有門旗。其遺法也。後遂以牙爲衙。早晚衙。亦太守出建旗之義也。或以衙爲廨舍。早晚聲鼓。則又謂之衙牌。兒子謂之衙內。皆不知之耳。唐韻注云。衙、府也。是亦訛耳。以上皆孔說。余按語林云。近代通謂府廷爲公衙。即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訛爲衙。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大司馬掌武備。象猛獸以爪牙爲衛。故軍前大旗爲牙旗。出師則有建牙之事。軍中聽號令。必至牙旗之下。乃知牙者所以爲衛也。義主于此。而孔氏

且謂之旗者不得其說者也唐賈暇集亦云武職有押衙之日衙宜作牙非押衙府也蓋押衙旗者按六書云牙旗者將軍之旌故豎于門史今傳咸作牙門押牙既作押衙牙門亦謂之衙門乎予又按南史侯景傳景將率謀臣朝必集行列門外謂之牙門以次引進牙門始見于此

倒行逆旅

史記伍子胥傳子胥曰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西漢主父偃傳亦曰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余按吳越春秋乃云日暮途遠吾故倒行逆旅之于道也迺知施字爲旅字施字于道無義國語晉陽處父過甯舍于逆旅潘岳上客舍議亦引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于逆旅魏武帝詩曰逆旅整設以道商賈迺知逆施可以于事言之至于道路無義也當有識者訂之左氏傳荀息曰今虢爲不道保于逆旅正義曰逆迎也旅客也迎止賓客之處也馬融長笛賦序曰有雒客舍逆旅

李白非蜀人

曾子固作李白詩集序云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又云舊史稱白山東人爲翰林待詔皆不合于白之自序蓋史誤也余按杜子美有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云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乃知舊史以白爲山東人不爲無據也故范傳正所作李白碑以白其先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九代之孫隋末流離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僑爲蜀人由此觀之則白本非蜀人也

王樹

三輔皇圖云甘泉宮有槐根幹盤錯時爲玉樹青葱余按唐劉餗隋唐嘉話謂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楊子雲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後左思之失三輔皇圖以爲槐之根幹則又甚矣

筠爲竹皮

許愼說文云筠字從竹竹皮也唐韻曰筠竹皮之美質也禮記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之有心說者以竹箭松柏各以皮心爲固耳然古今文士例以筠配松何耶孔穎達亦以筠爲竹外青皮

女堣乘龍

潘子眞詩話云杜子美詩門闌多喜色女堣近乘龍爲誤引楚國先賢傳孫儁字文英與李元禮俱娶太尉桓焉女時人謂桓叔元兩女乘龍言得壻如龍也故宋景文詩云承家男得鳳擇壻女乘龍俱用此事余嘗以潘子眞之論爲非蓋景文所用乃是此事至杜子美詩女堣近乘龍蓋用太平廣記蕭史傳所謂弄玉乘鳳蕭史乘龍者是也

飛燕在昭陽

西漢趙飛燕既立爲皇后後寵少衰而弟絶幸爲昭儀居昭陽蓋飛燕本傳云耳李太白宮詞云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夫昭陽昭儀所居也非謂飛燕耳其後見唐王建松窗錄云集中呼木芍藥爲牡丹命李白爲新詞有漢宮誰第一飛燕倚新妝之語乃知昭陽之本世所傳者誤也然此一聯讓楊妃外傳高

力士摘之以譖李白。

黃庭換鵝

蔡絛西清詩話謂李太白詩有誤云山陰道士如相訪。爲寫黃庭換白鵝。逸少所寫乃道德經。余按太白詩云右軍本清眞。瀟洒出風塵。山陰遇羣客。要此好鵝賓。掃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據此詩則太白未嘗誤用。何耶。按本傳。逸少聞山陰道士好養鵝。往觀焉。非山陰道士訪逸少也。前詩不特誤使黃庭事。嘗疑以爲世俗所增。至梅聖俞和宋諫議鵝詩。亦云。不同王逸少。辛苦寫黃庭。山谷詩云。頗似山陰寫道經。雖與羣鵝不當價。則知黃庭之誤尤分明。

秋菊落英

蔡絛西清詩話記荆公有黃菊飄零滿地金之句。而文忠公非之。荆公以文忠不讀楚辭之過。以余觀之。夕餐秋菊之落英。非零落之落。落者、始也。故築室始成謂之落成。爾雅曰。俶落、權輿、始也。至若錢昭度詩云。蕎麥花殘小雪飛。乃爲詩病。

藥名詩不始于唐

蔡絛西清詩話謂藥名詩世以起于陳亞。非也。東漢已有離合體。至唐始著藥名之號。如張藉江皐歲暮相逢地。黃葉生前半下枝。子夜吟詩問松桂。心中萬事喜君知。以予觀之。恐或不然。且藥名之號。自梁以來有之。簡文帝藥名詩云。朝風動春草。落日照橫塘。重臺蕩子妾。黃昏獨自傷。燭映合歡被。帷飄蘇合香。

石墨聊書賦鉛華討作妝徒令惜萱草蔓延滿空房梁元帝藥名詩云戍客恆山下常思衣錦歸況看春草歇還見鴈南飛蠟燭凝花影重臺閉綺扉風吹竹葉袖網綴流黃機詎信金城裏繁露曉沾衣如庾肩吾、沈約亦各有一首乃知藥名詩不始于唐

青女橫陳

荊公詩云日高青女尙橫陳橫陳二字見宋玉風賦橫自陳兮君之前及楞嚴經夫青女者主霜雪之神也故淮南子云至秋三月青女乃出降霜雪高誘注云青女乃天神青腰玉女主天霜雪荊公以青女爲霜于理未當杜子美秋野詩云飛霜任青女梁昭明博山香爐賦曰青女司寒紅光翳景亦皆指爲霜雪之神然荊公之詩不害爲佳句也

中山放麑

劉貢父詩話云陳子昂云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麑翁放麑本秦西巴孟孫氏之臣也謂之中山誤矣予觀陳無已謝再授徐州教授啓云中山之相仁于放麑亂世之雄疑于食子乃知誤者非一人也

前溪歌

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畫堂自憐年最少復倚壻爲郎舞愛前溪綠歌憐子夜長閒來鬬百草度日不成妝唐崔顥土家少婦詩子夜歌則樂府所謂古有女名子夜造其歌者也至於前溪舞讀陳朝劉刪侯司空宅詠妓詩乃得之劉刪詩云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崔意屬此又近智古今樂府錄謂今車騎將軍沈

充作前溪歌而非舞也

嚬青蛾

杜子美一百五夜對月詩想像嚬青蛾蓋蛾眉也世所傳本多作娥非是故杜江月詩又云誰家挑錦字滅燭翠眉嚬可以爲據又沈約詠月詩樓上徘徊月窗中愁思人隋薛道恭詠月詩別客長安道思婦高樓上故杜子美江月詩云江月光于水高樓思殺人

犬迎曾宿客

今世所傳杜詩犬迎曾宿客鴟護落巢兒余家有唐顧陶所編杜詩乃是犬曾閑宿客二字不同然皆有理又對月詩舊本作斫卻月中桂陶本作折盡月中桂二字亦不同惟寄高適詩舊本乃天上多鴻鴈池中足鯉魚陶本以池爲河似不及河也

江文通雜擬詩

文選有江文通雜擬詩如擬休上人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非休上人作也白樂天題道宗上人詩云不似休上人空多碧雲思又唐休上人亦有詩與白云聞有餘霞千萬首何妨一句棄閒人白答之曰禪心不合生分別莫愛餘霞嫌碧雲則白直以碧雲合之句爲湯惠休作矣如文通擬淵明一詩編者亦載于陶集中是皆不明考之過

悠然見南山

東坡以淵明把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無識者以見爲望。不啻碔砆之與美玉。然予觀樂天效淵明詩有云。時傾一尊酒。坐望東南山。然則流俗之失久矣。惟韋蘇州答長安丞裴說詩有云。採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乃知眞得淵明詩意。而東坡之說爲可信。

藥欄

唐、李文正資暇集謂園亭中藥欄。欄卽藥。藥卽欄。猶言園。援非花藥之欄也。有不悟以藤架、蔬圃、堪作切對。漢靈帝池藥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漢書闌入宮禁。字多作草下闌。則藥欄尤分明也。方悟杜子美將赴成都草堂詩常苦沙崩損藥欄、及乘興還來看藥欄之意。孫少魏以欄爲籬。今本史信然。

小胡孫

杜子美有從人覓小胡孫許寄詩云。人說南州路。山猿樹樹懸。舉家聞若駭。爲寄小如拳。意題皆是胡孫而首句以山猿爲詞者。何耶。故韓子蒼有謝人寄小胡孩詩云。眞疑少陵覓。來解柳州憎。然則雖子蒼亦以杜爲錯耶。

銜杯樂聖稱世賢

韓子蒼言。杜子美八仙歌左相日興費萬錢。銜杯樂聖稱世賢。世字無義。當作避字。傳寫誤耳。按李適之代牛仙客拜左丞相。爲李林甫陰中罷政事。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

孟浩然得戴嵩詩意

顏之推家訓云。羅浮山記云。望平地樹如薺。故戴嵩詩云。長安樹如薺。有人詠樹詩云。遙望長安薺。皆其學之過也。余因讀孟浩然秋登萬山詩云。天邊樹若薺。江畔洲如月。乃知孟眞得嵩詩意。

使白水事

前輩使白水事。例作一意。不可不辨。魯僖公二十四年傳曰。同心者有如白水。此以色言。漢廣都郡有白水縣。以此地言。止是一意也。故潘安仁詩云。白水過庭激。綠槐夾門植。杜子美詩云。黃雲尙未動。白水已揚波。又云。卷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至許渾孟郊則不然。許贈王居士云。雨中耕白水。雲外斫青山。孟郊云。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青山則止謂山之青。而白水在魏田制云。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于此當作兩字。既是兩意。則非其對。

韓子蒼詩以蘇味道詩爲李益

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唐、蘇味道上元詩也。韓子蒼和襲況上元遊葆眞宮觀燈詩云。開卷愛公如李益。解言明月逐人來。多情如共春流轉。刻燭題詩又一回。子蒼以蘇詩爲李益。何耶。然蘇意乃取梁、朱超望月詩耳。朱云。惟餘故樓月。遠近必隨人。

使騶忌聽琴事

元徵之桐花詩云。爾生不我得。我願裁爲琴。宮絃春以君。君若春以臨。商絃廉以臣。臣作旱天霖。蓋取史

記騶忌于聞齊威王鼓琴而爲說曰。大絃濁以春温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西清詩話乃云。吳僧義海琴妙天下。而東坡聽惟賢琴。有大絃春温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之句。至謂東坡未知琴趣。不獨琴爲然。殊不知亦取騶忌聽琴之事耳。

張麗華誤作潘麗華

東坡虢國夫人夜遊圖詩。當時亦笑張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蓋全用杜牧之臺城曲兩句詩。門外韓擒虎。樓頭張麗華。按後主張貴妃、名麗華。尤見寵幸。隋遣韓擒虎平陳後主。與張麗華俱收。今坡詩本皆誤作潘麗華。遂致黃朝英緗素雜記以東坡爲誤。彼不記杜牧之詩耳。

靜憩雞鳴午

荆公詩。靜憩鳩鳴午。荒尋犬吠昏。學者謂公取唐詩斐鳩鳴午寂。雙燕話春愁之句。余嘗見東坡手寫此詩。乃是靜憩雞鳴午。讀者疑之。蓋亦不知取唐詩楓林社日鼓。茅屋午時鷄。

孤雁詩

漢皋張君詩話。謂鮑當吟孤雁云。無聲口接續。空有影相隨。當時號爲鮑孤雁。凡物有聲而孤者皆然。何獨雁乎。此人論詩正如王居卿以林和靖梅花詩亦可作桃李杏花之類。宜取東坡之笑也。然余觀司馬温公詩話。乃謂當爲河南府法曹。常忤知府薛映。因獻孤雁詩。所謂天寒稻粱少。萬里孤難進。不惜充君庖。爲帶邊城信。薛大嗟賞。時號鮑孤雁。與張君所記不同。而詞句亦非前句可及。余後因讀江南野錄。乃

知張君所記是南唐人詩

謝安掩鼻

謝安雖有盛名而當桓溫恣橫之際所以不仕者政以溫耳故雖有司按奏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而不辭而其妻不解其意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曰大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其後遂爲桓溫司馬竟受簡文顧命與王坦之同事而溫欲殺之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則從容就席以此觀之安之所以答妻以不免之言而推求所以掩鼻之意蓋所以畏溫知之而不免其禍耳非爲不免富貴也張文潛和東坡西山舊事詩有云謝公富貴知不免醉眼未爲蒼生開豈失史意耶

吏部文章二百年

韓子蒼言歐陽文忠公寄荊公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吏部蓋謂南史謝朓于宋明帝朝爲尚書吏部郎長五言詩沈約嘗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文忠之意直使謝朓事而荊公答之曰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安敢望韓公則荊公之意竟指吏部爲退之矣

裹飯非子來

東坡次韻徐積詩殺雞未肯邀子路裹飯應須問子來按莊子書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爲友然無裹飯之事莊子書又載子輿、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乃知裹飯者子輿、子桑非子來也東坡此詩爲誤余又觀韓退之贈崔立之詩云昔者十日雨子來寒且飢其友名子輿

忽然憂且思。裹觸泥水。裹飯往食之。好事漆園吏。書之存雄辭。然則退之亦誤用耳。

僧綽采蠟燭作鳳凰

憶昔庚寅降屈原。旋看蠟鳳戲僧虔。隨翁萬里心如鐵。此子何勞爲買田。東坡送子由奉使最後一章也。時子由之子侍行。故及之。然蠟鳳之戲。議者以爲誤。蓋南史王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其地作虎子。僧虔累十二博碁。既不墜落。又不重作。僧綽采蠟燭作鳳凰。乃知蠟鳳之戲。非僧虔也。

荷囊非芰荷之荷

劉偉明贈熊本待制詩云。西清寓直荷爲囊。左蜀宣風繡作衣。蓋南史劉杳傳。著紫荷囊事。見漢張安世傳。持囊簪筆之意。而偉明乃以荷爲芰荷之荷。何耶。歐陽文忠回吳舍人啓云。紅藥翻階。直禁垣之清切。紫荷持囊。陪法從以雍容。又上胄偃啓曰。白蟫素簡。以香生。茲焉辟惡。紫袷荷囊而備問。最近清光。乃知誤者非一人。然隋書樂志尚書錄令、僕射、吏部尚書朝服綬紫荷。錄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吏部尚書右荷。此又何耶。俟俟博識者。

陽燧

淮南子陽燧見日。則然而爲火。注云。陽燧、金也。取金不無緣者熟摩令熱。日下以木承之。又云。木與木相摩則然。世之取火者惟此耳。劉言史與孟郊煎茶詩云。敲石取鮮火。汲泉避腥鱗。石火雖火而不可然。言史不察也。周禮司烜氏掌以火燧。取明火于日。鄭注云。火燧、陽燧也。禮記內則。疏晞則以金燧取火于日

陰則以木燧鑽火也。禮外傳云。宗廟之祭用明火者。以陽鑑取日中之火。謂之陽燧。以冬至之日午時鑄銅爲鑑。

陽關圖

王維送元二詩。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李伯時取以爲畫。謂陽關圖。予嘗以爲失。按漢書。上黨有天井關。燉煌龍勒有玉門關。陽關去長安二千五百里。唐人送客西出都門三十里。特是渭城耳。今有渭城館在焉。卽古之渭陽。據其所畫。當謂之渭城可也。東坡題陽關圖詩。龍眠獨識殷勤處。畫出陽關意外聲。皆承其失耳。至山谷題陽關圖斷章云。渭城柳色關何事。自是離人作許悲。然則詳味山谷詩意。謂之渭城圖宜矣。

珠還合浦

古今詩話美方謂上廣守詩。鱷去惡溪韓吏部。珠還合浦孟嘗君。殊不知珠還合浦乃後漢孟嘗也。

築黃金臺

前輩以荊公詩功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以臺字爲失。史記云。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然太白詩云。何人爲築黃金臺。荊公詩本此。

以玉兒爲玉奴

東坡和楊公濟梅花詩云。月地雲階漫一尊。玉奴終不負東昏。又西時詩云。玉奴纖手嗅梅花。南史。齊東

昏侯妃潘玉兒有國色。牛僧孺周秦行記。薄太后曰。牛秀才遠來誰爲伴。潘妃辭曰。東昏侯以玉兒身死國。余不宜負他。注云。玉兒、妃小字。東坡蓋用此。而兩以兒於奴者誤也。然不害爲佳句。

東坡用事切

東坡和山谷嘲小德詩。末云。但使伯仁長還與。絡秀家。蓋伯仁乃絡秀子耳。洪駒父哭謝無逸詩云。但使添丁長終與。謝客家。此學東坡語尤無切。添丁、盧仝子。氣骨不相屬。絡秀、本周伯仁父之妾也。小德亦庶出。故坡用事其切如此。山谷詩。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更覺其切。

妓人出家詩

唐顧陶大中兩子編唐詩類選。載陽邰伯作妓人出家詩。盡出花鈿與四鄰。雪鬢剪落向殘春。暫驚風燭難留世。便是池蓮不染身。貝葉欲翻迷錦字。梵聲初學誤梁塵。從今豔色歸空後。湘浦應無解佩人。湘山野錄乃謂本朝中國長公主爲尼。掖廷嬪御隨出家者三十餘人。太宗詔兩禁各以詩送之。陳彭年作詩八句。今考其詩與陽邰伯所作皆同。首句盡出花鈿散寶津一句不同。豈後人改邰伯詩而託以彭年之名。而文瑩又不考之過耶。

蒸壺似蒸鴨

東坡岐亭汁字韻詩。不見盧懷慎。蒸壺似蒸鴨。坐客皆忍笑。髣然發其幕。按太平廣記載盧氏雜說。鄭餘慶與人會食。日高。衆客囂然呼左右曰。爛蒸去毛。莫拗折頭項。諸人相顧以爲必蒸鵝鴨。良久就餐。每人

前粟米飯一椀、蒸胡蘆一枚、餘慶餐美、諸人強進而罷、然則蒸壺似蒸鴨乃劑餘慶、非懷愼也、豈東坡偶忘之耶、

望夫石

陳無已詩話、望夫石在處有之、古今詩人惟用一律、惟劉夢得云、望來況是幾千歲、只似當年初望時、語雖拙而意工、黃叔達、魯直之弟也、以顧況爲第一云、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語意皆工、江南望夫石、每過其下、不風卽雨、疑況得句處也、予家有王建集、載望夫石詩、乃知非況作、其全章云、望夫處、江悠悠、化爲石、不回頭、山頭日日風復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豈無已、叔達偶忘建作耶、

落梅花折楊柳

樂府雜錄載笛者、羌樂也、古曲有落梅花、折楊柳、非謂吹之則梅落耳、故陳賀輸長笛詩云、柳折城邊樹、梅舒嶺外林、張正見柳詩亦云、不分梅花落、還同橫笛吹、李嶠笛詩、吹篷梅花落、含春柳色驚、意謂笛有梅、柳二曲也、然後世皆以吹笛則梅落、如戎昱聞笛詩云、平明獨惆悵、飛盡一庭梅、崔櫓梅詩、初開已入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青瑣集詩、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闌看、皆不悟其失耳、惟杜子美、王之渙、李太白不然、杜云、故園楊柳皆搖落、何得愁中曲盡生、王云、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李云、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亦謂笛有二曲也、

吳鉤

沈存中筆談謂唐詩多有言吳鉤者。刀名也。刀彎今南蠻今之葛黨刀。余按吳越春秋闔閭內傳曰。闔閭既寶莫邪之劍。復命于國中作金鉤。令曰。能爲善鉤者。賞之百金。吳作鉤者甚衆。而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鉤。獻于闔閭。吳鉤始于此。豈存中偶忘之耶。左太沖吳都賦云。吳歌越棘。純鉤湛盧。鮑昭結客少年行云。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杜子美後出塞云。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又劉判官云。經過辨豐劍。意氣逐吳鉤。李涉寄楊潛云。腰帶佩吳鉤。韓翃送王相公云。結束佩吳鉤。

江神世情

雲齋廣錄記馮當世慶歷中以鄂州首薦至大江。風濤洶湧。幾致沈沒。來春廷試第一。還鄂。復過大江。風微浪穩。舟楫安然。公題詩江亭云。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予讀唐文粹。見施肩吾及第後過楊子江詩云。憶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魚龍互閃爍。波浪高于天。今日步春草。復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乃知當世取肩吾末句題于江亭耳。非自作也。

夜半鐘

陳正敏遯齋閒覽記歐陽文忠詩話譏唐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云。半夜非鐘鳴時。人偶聞此耳。且云。渠嘗過姑蘇。宿一寺。夜半聞鐘。因問寺僧。皆曰。分夜鐘。曷足怪乎。尋聞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鐘惟姑蘇有之。以上皆閒覽所載也。予考唐詩。知歐公所記乃唐、張繼楓橋夜泊詩。全篇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村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歐陽公所譏也。然唐詩人皇甫冉有秋夜宿嚴維宅詩

云。昔聞元度宅門向會稽峯。君住東湖下。清風繼舊蹤。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世故多離別。良宵詎可逢。且維所居正在會稽而會稽鐘聲亦鳴于半夜。乃知張繼詩不爲誤。歐公不察而半夜鐘聲亦鳴于半夜。乃知張繼詩不止于姑蘇有如陳正敏說也。又陳羽梓州與温商夜別詩。隔水悠揚午夜鐘。乃知唐人多如此。王直方蘭臺詩話亦嘗辨論。第所引與予不同。

冷齋不讀書

洪覺範冷齋夜話謂山谷謫宜州殊坦夷。作詩曰。老色日上面。歡悰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又云。輕紗一幅巾。短簟六尺牀。無客日自靜。有風終夜涼。且云。山谷學道休歇。故其閒暇若此。以上皆冷齋語也。予以冷齋不讀書之故。上八句皆樂天詩。蓋是編者之誤。致令渠以爲山谷所爲。前四句老色日上面。乃樂天東城尋春詩。尚餘八句。所謂今猶未甚衰。每事力可任是已。後四句輕紗一幅巾。乃樂天竹窗詩。亦尚餘二十四句。所謂常愛輞川寺。竹窗東北廊是已。山谷集外更有嘖嘖雀引鷓。梢梢筍成竹數篇。皆非山谷詩。偶會其意。故記之册。學者不可不知也。

僧順怡詩

冷齋夜談記西湖僧順怡詩。久從林下遊。頗識林下趣。從渠綠陰繁。不礙清風度。閑來石上眠。落葉不知數。一鳥忽飛來。啼破幽寂處。韓子蒼爲予言後四句不同云。困即蟠石眠。莫省落花數。惟聞犬吠聲。又入青松去。

使君乃節度使之使

古樂府羅敷詩。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如節度使、觀察使之使。非使令之使也。本草使君子。潘州郭使君療小兒多用此物。醫家因號爲使君子。欲言太守子也。山谷題餘干縣令吳可權白雲亭詩云。寄語吳令君。但遣糟牀注。令君、亦使君之意耳。錢穆父有藥名詩云。一來亦甘草。無使君子疑。是以使君爲使令之使矣。山谷藥名詩云。楊侯濟北使君子。其用意與錢異。

曲名舞山香

東坡記徐州通判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善作詩。忽詠落花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人驚問之。若有物憑者。自稱謝中舍。問其研光帽事。自云。西王母宴羣仙。有舞者戴研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去。予讀唐羯鼓錄。見汝陽王璡明皇愛之。每隨遊幸。璡嘗戴研絹帽子打曲。上自摘紅桂花一朵。置于帽子。遂奏舞山香一曲。花不墜落。上大笑。事與前極相類。

曲名荔枝香

唐書禮樂志。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樂史所作楊妃外傳亦云。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故杜子美病橘詩云。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枝。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悲。又解悶詩云。先帝貴妃今寂寞。荔枝還復入長安。炎方每續朱櫻獻。干座應悲白露團。按唐志以荔枝貢自南方。外傳以荔枝貢自南海。杜詩亦云。以爲南海及炎方。則明皇時進荔枝

自嶺表明矣。東坡詩乃以永元荔枝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涪州。引君房脚註。可以爲忠州。何耶。當考其非是者。

辨誤錄卷中

崇政殿說書

王荊公所作賈魏公神道碑云。景祐元年。積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乃始置崇政殿說書。而以公爲之。然予按傅簡公佳話云。太祖少親戎事。性好藝文。卽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爲于崇政殿講書。至今講官所領階銜。有曰崇政殿說書云。據傅簡公所言。則崇政殿說書。不始于仁宗景祐元年矣。豈中嘗罷之。而至是再建耶。

桑落酒

索郎杯者。桑落河出美酒。訛爲索郎耳。見酈道元水經注。皮日休詩云。分明不得同君賞。盡日傾心羨索郎。全無理意。本朝高若訥後史補。河中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其寒暄得所。以井水釀酒。甚佳。樂天詩云。桑落氣薰珠翠暖。柘枝聲引管絃高。號桑落酒。舊京人呼爲桑郎。蓋語訛耳。高說恐或未然也。

唐參軍簿尉不免杖

陳正敏遯齋閒覽言。杜子美脫身簿尉中。始與箠楚辭。韓退之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箠楚塵埃間。杜牧之參軍與簿尉。塵土驚羌勤。一語不中治。鞭笞自滿瘡。謂唐時參軍、簿尉有過。不免受杖。鮑彪謂詳考杜、韓所言。雖有罪者也。牧之亦言驚見有罪者如此。非身受杖也。退之江陵途中云。栖栖法曹掾。何處事卑

隊何況親犴獄敲榜發姦偷此豈身受杖者耶然太平廣記載李遜決乞尉杖十下及舊唐書于頔傳頔爲湖州刺史改蘇州追憾湖州舊尉封杖以計強決之則鮑論亦未當

牙郎

劉貢父詩話謂今人謂駔儈爲牙謂之互郎主互市事也唐人書互作牙互似牙字因轉爲牙予考肅宗實錄安祿山爲互市牙郎盜羊事然以互爲牙唐已然也

太宗鷂死懷中

唐書白居易傳獻續虞人箴曰降及宋璟亦諫元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璟趨以出鷂死懷中余考劉禹錫嘉話及資治通鑑乃是太宗與魏鄭公非宋璟也其說曰太宗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魏鄭公來匿懷中公奏事故久不已鷂死懷中

花驚定

鮑彪譜論杜詩戲作花卿歌云花卿舊注名驚定新舊史無文予考舊史崔光遠傳光遠爲成都尹及段子璋反東川節度李奐敗走投光遠率將花驚定等討平之將士肆剽刼婦女有金銀臂釧皆斷腕以取之光遠不能禁肅宗按其罪光遠憂恚成疾上元二年十月卒高適傳花驚定者恃勇誅子璋大掠東蜀天子怒光遠不能戢軍乃罷之以適代光遠爲成都尹惟新史不見花驚定名字鮑彪不讀舊史故耳

綠沈

趙德麟侯鯖錄云。綠沈事人多不知。老杜云。雨抛金鎖甲。苦臥綠沈槍。又皮日休新竹詩云。一架三百本。綠沈森寒始知竹名矣。鮑彪云。宋元嘉起居注。廣州刺史韋朗作綠沈屏風。亦此物也。然六典鼓吹工人之服。亦有綠沈。不可曉也。以上彪語。余嘗考其詳。北史、隋文帝賜渝綠沈槍甲獸文具裝。武庫賦曰。綠沈之槍。由是言之。蓋槍用綠沈飾之耳。以此得名。如弩稱黃閒。則以黃爲飾。槍稱綠沈。則以綠爲飾。何以言之。王羲之筆經云。有人以綠沈漆竹。乃鏤管見遺。藏之多年。實有愛玩。詎必金寶雕琢。然後爲貴乎。蓋竹以色形似綠沈槍而得名耳。皮日休所以引以爲竹事。而德麟專以爲竹。則非矣。使綠沈槍專指爲竹。則鎖甲竟何物哉。或者至以爲鐵。益謬矣。劉邵趙都賦曰。其用器則六弓、四弩。綠沈、黃閒。堂溪、魚腸。丁令、角端。廣志亦云。綠沈、古弓名。古樂府結客少年場云。綠沈明月絃。金絡浮雲轡。此以綠沈飾弓也。如屏風工人之服。此以綠沈飾器也。唐、楊巨源上劉侍中詩云。吟詩白羽扇。校獵綠沈槍。

杜詩字不同

顧陶所編杜詩。有題云。倦秋夜。而今本止云倦夜。內一聯云。飛螢自照水。宿鳥競相呼。考之今本。乃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雖二字不同。便覺語勝于前。又陶所編田舍詩云。楊柳枝枝弱。枇杷對對香。考今本乃云。櫰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櫰、楊二字不同。櫰字非也。枇杷止一物。櫰、楊則二物矣。然對對亦差勝樹樹也。

管子韓退之書不同。

韓退之書云。棁載而往。垂橐而歸。今考管子。乃是垂橐而入。擔載而歸。二字不同。未知孰是。

縣令爲令尹非

今人以縣令爲令尹。非也。春秋左傳宣公十二年。蔿敖爲宰。注云。宰、令尹。正義曰。周禮六卿。大宰爲長。遂以宰爲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爲長。故從他國論之。謂令尹爲宰。楚國仍別有大宰之官。但位任卑耳。傳稱大宰伯州犂是也。楚國名上卿爲令尹者。釋語云。令、善也。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楚官多以尹爲名。皆取其正直也。

不借

孫少魏東皋錄。荊公詩窗明兩不借。榻淨一簷餘。古今注云。漢文履不借以視朝。齊民要術云。冬月令民作不借。不借、草履也。余考中華古今注云。不借、草履也。以其輕賤易得。故人人自有不假借也。然則循名以名實。其義可信。及觀楊雄方言。乃云。絲作者曰不借。此又何耶。

天閼雲臥

杜子美詩。天閼象緯逼。雲臥衣裳冷。薛夢符續注云。山謙之丹陽記曰。太興中。議者皆言漢司徒許彧墓闕可徙之。王宏茂弗欲。南望牛頭山、兩峰山。天闕也。豈煩改作。杜田正謬。天閼、謂龍門。子美龍門詩注云。龍門在洛陽之南。蓋伊闕也。杜又云。王介甫謂天閼當作天閱。益對雲臥爲親切耳。余考二家之說皆非是。未得其略。杜則全失之。余按南史梁何徹傳。嘗云。吾在齊朝。欲陳三事。一者欲正郊社。二者欲更鑄九

鼎。三者欲樹雙闕。晉祖欲立闕。丞相王導指牛頭山曰。此天闕也。此則可明立闕之意。闕者爲之象魏。懸法其上。杜詩不誤。以魏爲緯。且不記兩史。是故紛紛耳。李太白贈楊徵君詩云。雲臥留丹壑。天書降玉泥。此以雲臥對天書。

鱣鮪皆不得眞

黃朝英緗素雜記云。漢書楊震傳曰。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注云。冠、音鸛。卽鸛雀也。鱣、音善。其字假借爲鱣鮪之鱣。俗因謂之鱣。知然反。按郭璞注爾雅。鱣長二丈。又魏武四時食制云。鱣魚大如五斗奩。長一丈餘。安有鸛雀能致一者。況三頭乎。鱣又純灰色。無文章。鱣魚長不過三尺。大不過三指。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續後漢及謝承書。亦述此事。皆作鱣字。孫卿云。魚鼈鰕鱣。韓非說苑曰。鱣、似蛇。並作鱣字。蓋假鱣爲鱓。其來久矣。而杜少陵云。敕廚惟一味。求飽或三鱣。又以平聲押之。恐誤也。以上皆朝英語。余按歐陽文忠公集古錄。漢楊震碑云。聖漢龍興。神祇降祉。乃生于公。又云。窮神知變。與聖同符。鴻漸于門。羣英雲集。又云。貽我三魚。以章懿德。觀此。則稱鱣、稱鱓。皆不得其眞也。

淇竹

黃朝英緗素雜記云。李濟翁嘗論詩淇澳云。綠竹猗猗。按陸璣草木疏稱爾雅云。綠、王芻。郭璞注云。綠、蓩也。今呼爲鴟脚莎。或云。卽鹿蓩草也。又爾雅云。竹萹蓄。郭注云。似小梨。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亦作筑。韓

詩作藩音篤亦云藩篇竹則明知非筍竹矣今爲辭賦皆引猗猗入竹事大誤也當時謝莊竹贊云瞻彼中唐綠竹猗猗便襲其謬殊乖理趣苟謝贊若佳何不預文選所以爲昭明之棄也陸璣字從玉旁非士衡者余按舒王新傳解菉竹云虛而節直而和疑當時亦指萹竹而云非筍竹也又任昉述異記云衞有淇園出竹在淇水之上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是也又云爾何邪以上皆朝英語余按史記河渠書河決瓠子武帝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置決河是時冬羣燒草以故薪柴少而外淇園之竹以爲楗天子既臨決河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云云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衞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顏林竹兮楗石菑晉灼注云淇園衞之苑也多篠顏師古注曰顏林竹者即上所說下淇園之竹以爲楗也余觀此則淇之澳從來產竹故武帝下之以爲楗歌亦云顏林竹兮楗石菑則淇竹無可疑者故荊公傳詩爲是而朝英所證爲非也梁孝元帝竹詩亦云澗谷管新抽淇園竹復修

臘

孔穎達解禮記月令臘先祖五祀引後漢蔡邕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按左傳云虞不臘矣是周亦有臘名也前帝多以此遂指左傳爲後人所撰蓋不深考之耳余考史記秦本紀惠王十二年初臘及始皇本紀二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注云先是其邑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帝嘗學之臘嘉平父老具言此神仙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于是始皇乃欣然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然則臘之名古已有之不始于秦矣蔡邕以殷曰嘉平今秦既改之則疑殷之祭爲臘而邕等錯亂其名耳不

然。秦自惠王以來。用臘久矣。何得名改哉。按應劭風俗通引禮傳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以是知臘祭之名起于三代。廢于始皇。而興于漢也。惟劭以嘉平爲夏祭。與禮傳不同。

儀石銘非太宗所製

太宗皇帝所置儀石銘。張唐卿外史槫杌載之甚詳。第太宗皇帝摘其切于事情者四句。詔刊諸石。非太宗皇帝御製也。

李遠詩異同

北夢瑣言謂李遠詩云。人事千杯酒。流年一局棋。唐宣宗以非牧人之才。不與郡守。及觀唐張同撰幽閒鼓吹。乃云。宣宗坐朝。令狐相進李遠知杭州。上曰。遠詩長日惟消一局棋。豈可臨郡哉。二書所事雖同。而詩則異。

景鐘

徽宗崇寧四年。命鑄景鐘。鐘成。詔翰林張康伯爲之序銘。以爲景大也。九九之數兆于此。萬有不同之所宗也。其說如此。蓋景福可以言大。王氏之意云耳。而景鐘則不可也。議者又謂大晟樂書黃帝有五鐘。一曰景鐘。景大也。鐘四方之聲以象成。厥功大者。其鐘特大。蓋黃鐘者。樂之所自出。景鐘者、又黃鐘之本。故景鐘爲樂之祖。此說亦非。按管子五行篇有曰。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以正五鐘。其五鐘一曰青鐘大音。（注曰。東方鐘名。）二曰赤鐘重心。三曰黃鐘洗光。四曰景鐘昧其明。五曰黑鐘隱其常。五聲既調。然後作樂。五行

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審此。則五鐘皆以五方之色言之。景非大明矣。景鐘既是秋之一鐘。而議者又以爲樂之所自出。與夫爲黃鐘之本。皆不得其說者也。予按士昏禮姆加景注曰。景明衣也。禪衣也。禪音單。陳祥道曰。景白也。然則秋之色白。則景鐘者色之明白。而非大矣。此可爲據。

國璽

孔經父雜說。記天子八寶。其一曰。受命寶。所以修封禪、禮神祇也。徐令玉璽記。玉璽、傳國寶也。秦始皇取藍田玉刻而爲之。面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璽上隱起盤龍。又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方四寸。鈕五龍盤。秦滅。傳漢。歷王莽爲元后投之于地。遂一角闕。後傳至石季龍。季龍磨其隱然之文。又刻其傍爲文曰。天命石氏。開皇二平。改爲受命璽。至後唐廢帝從珂攜以自焚。石管再作受命寶。曰受天明命。惟德允昌。契丹入。盜而取之。至周、郭威更以玉作二璽。其一曰。皇帝承天受命之寶。二曰。皇帝神寶。其文馮道書令所用。乃郭威所作寶也。以上皆雜說所載。余以爲失。竊當究其本末。蓋秦璽自漢以來。世世傳授。號傳國璽。自秦傳漢末。爲王莽所篡。莽傳更始。劉盆子。盆子傳後漢。董卓之亂。孫堅得之井中。堅敗。袁術拘堅妻。得之。術敗。徐璆得之。傳與漢。漢傳魏。魏傳晉。晉傳劉聰、劉曜。曜敗。爲石季龍所得。遣趙封送于石勒。考于傳記。各有付授之文。及傳至石氏。而季龍僭號。自襄國遷鄴。反據雍、洛。石遵、石鑒相繼篡奪。石閔殺胡人公侯卿校萬餘人。奔襄國。而史遂言璽在襄國。又慕容皝傳有詰石閔使常煒云。璽在襄國。信否。煒曰。實

在寡君謂在閻也及考石刻送管璽乃皇帝壽昌璽則閻璽乎秦璽也以此考之石季龍之亂石遵石寧襲奪冢中所在金札氏雜記乃以爲傳至五代唐末帝王從珂攜以自焚蓋亦不善考者也

王謝燕

近世小說尤可笑者莫如劉斧撫遺集所載烏衣傳引劉禹錫詩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遂以爲唐朝金陵人姓王名謝因海舶入燕子國其意以烏衣爲燕子國也其說甚詳殊不知王者王導等人也謝者謝鯤之徒也余按世說諸王諸謝世居烏衣巷丹陽記曰烏衣之起吳時烏衣營所處也江左初立琅琊諸王所居營此則名營以烏衣蓋軍兵所衣衣服因此得名撫遺之說亦何繆耶

五世九世同居

王彥輔麈史載張公翁朝議爲予言潞州有一農夫五世同居太宗討幷州過其舍召其長訊之曰若何道而至此其長對曰臣無他惟能忍耳此與唐張公藝事同按唐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有事太山臨幸其居問本末書忍字以對天子爲流涕

辨唐史載張曲江燕翼無似

王彥輔麈史載劉夢得讀曲江集詩其序略曰世稱曲江爲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今讀其文自內職牧始安有瘴癘之歎自退相守荊門有拘囚之思嗟夫身出于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華人士族而必

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曲江識胡雛有反相。羞凡器與同列。啓庭爭。雖古哲人不及。而燕翼無似。終爲餒魂。豈忮心天怒。陰譴最大。雖二美莫贖耶。故其詩云。寂寞昭陽殿。魂歸不見人。按唐詩曲江有子極。而不見其他子孫。有朝請張君唐輔來守安州。蓋曲江人也。自稱九齡十世孫。皇祐閒。儂智高亂嶺南。朝廷推恩。凡名舉人者。悉官之。無慮七百人。唐輔在其中。後稍遷至于牧守。當途諸公。往往以名相之後稱薦之。夫以夢得去曲江纔五六十年。乃言燕翼無嗣。豈知數百年後有十世孫耶。豈夢得困于遷謫。有所激而言也。是皆不可得而知也。以上皆王說。余考唐書宰相世系表。九齡之子極爲右贊善大夫。極之子藏器爲長水丞。藏器之子敦慶爲袁州司倉參軍。敦慶之子景新。景新之子洧爲嶺南觀察衙推。弟鄖爲湖南鹽鐵判官。洧之子皓爲仁化令。皓之孫文嵩監東太倉。自九齡至文嵩凡八代。任官不絕。而劉夢得乃以爲燕翼無似。終爲餒魂。何耶。王彥輔不考世系表。而以本朝張唐輔爲證。益非矣。

楊文公論千字文之失

楊文公億以千字文勑散騎員外郎周興嗣次韻勑字乃梁字傳寫之誤。當時令命。公未稱敕。至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勑。勑之名始定于此。余按勑字從束。舒欲切。從攴。普卜切。敕音赤。兒者曰誡也。固也。勞也。理也。書也。急也。故古文尚書敕天之命。惟時惟幾。敕我五典五惇哉。太史公論堯舜以君臣相敕。惟是幾。安皆用此敕字。而後世遂以敕代之。其失本于唐明皇詔以隸楷易尚書古文。學者不識古文。自是而始。故宋景文公亦以書勑之義與徐同。洛代切。後世轉敕以爲勑。非是。故予以爲流俗之失

者如此。蔡邕漢制度天子下書有四。其四曰誡敕。故南史周興嗣列傳亦云。敕與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叫敕出天子。亦云舊矣。而楊文公乃以千字文敕周興嗣次韻敕字乃梁字傳寫字之誤。當時命令。尙未稱敕。至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敕。敕之名始定于此。且與嗣本傳已云。敕與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則何獨疑于千字文之敕乎。此文公一失也。唐劉禕之秉政。得罪武后。而后遣使俾其自裁。禕之是以秉府而未見敕。故禕之自云。不經鳳閣鸞臺。何謂之敕。無不得稱三字。此文公二失也。高宗上元詔曰。詔敕比用白紙。多爲蟲蠹。宜今後皆用黃紙。然則書敕以黃紙。上元時已有定旨。敕是漢天子四書之一。敕之名不定于顯慶時又明矣。此文公三失也。故予以爲先儒之誤者如此。昔者孔子登泰山見七十二家字皆不同。故亥、二首六身。韓子八厶爲公。子夏辨三豕渡河。因知聖賢未始不留意于此。學者其可忽諸。又按。魏文侯敕倉唐以鷄鳴時至。

劉禹錫誤呼沈雲卿詩以爲宋考功詩

黃朝英緗素雜記。論劉禹錫嘉話謂宋考功詩有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餳。以爲餳字有來處。取毛詩鄭箋吹簫賣餳之義。朝英謂嘗見沈雲卿詠驪州不作寒食詩亦云。海外無寒食。春來不見餳。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二詩相類。恨不見宋考功全篇。予見考功全篇。蓋考功未嘗使餳字。而禹錫誤呼雲卿詩爲考功所作耳。之問詩題是塗中寒食云。馬上逢寒食。途中屬暮春。可憐江浦望不見洛陽人。佺期詩題乃是嶺表逢寒食云。嶺外逢寒食。春來不見餳。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則知使餳字者乃佺期所作。況二

韻不同。春與人在十一眞。錫與明在八庚。題目亦異。原其所以。禹錫誤道其名耳。

招提蘭若

高僧傳曰。漢明帝于城外立精舍。以處摩騰焉。卽白馬寺是也。名曰白馬寺。相傳云。天竺國有伽藍。名招提。其處大有惡國。利其財將毀之。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卽停毀。自後改招提爲白馬。諸處各取此名焉。按此。則招提名寺。亦已久矣。僧史云。後魏太武皇帝始光元年。創立伽藍。爲招提之號。隋大業中。改天下寺爲道場。至唐復爲寺。然宋元嘉之間。招提寺其名尙存。何以見之。蓋褚彥回薨。褚炅以錢一萬一千就招提寺贖高帝所賜彥回白貉坐褥。則招提名寺亦襲明帝之事。細素雜記嘗論招提。以謂官賜額者爲寺。私造者爲招提、蘭若。引唐會昌五年七月。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三寺。節度等州一寺。八月。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及引元和二年。薛平奏請賜中條山蘭若額爲太和寺爲證。如杜牧南亭記所謂山臺野色。余嘗以謂此論未然。蓋招提、蘭若之號。自明帝以來。天下之寺皆曰招提、蘭若。無別名也。故至唐始復爲寺。而國自立名以賜之。未及賜者。尙仍舊名。故曰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皆未嘗有公私之異。

筆談清話載龐莊敏梁適事是非

筆談載。景祐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方進呈。上問名次公者何義。主判官不能對。龐莊敏爲詳議官。越次對曰。漢黃霸字次公。上頷之。異日復進讞。上曰。前對姓龐者何故不來。知院對。任滿已出外官。上遽令與在京差遣。俄擢三司判官。慶歷中。遷人相。予考玉壺清話。因知非莊敏。爲梁適也。清話云。梁

適隨判院盧南金上殿。案中有名次公者。仁宗因問名次公。南金以明法不能對。適曰、漢黃霸字次公。上曰。卿是何人。曰。詳議官梁適。又問那箇梁家。曰。祖顗、父固俱中甲科。上曰。惟卿面貌酷似。適曰。臣父祖頃事太宗、眞宗。不知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天章閣有名臣頭子。朕觀之甚熟。適後除記注。知制誥至翰林學士。除日皆自御批。不十年。至台輔二家所說爲不同。然以予觀之。莊敏所見知于仁宗不專乎此。以清話所載梁適爲是。而筆談爲非可也。

寧馨兒

唐、張謂詩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以寧爲去聲。劉夢得贈日本僧智藏詩云。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以寧爲平聲。王衍傳云。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山濤叱王衍語也。又南史宋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人聞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按二說。知晉、宋間以寧馨兒爲不佳也。故山濤王太后皆以此爲詆叱。豈非以兒爲非馨香者耶。雖平、去兩聲皆可通用。然張、劉二詩義則乖矣。東坡亦作側聲。平山堂詩云。六朝文物餘邱壟。空使姦雄笑寧馨。

紀聞非温公所爲

司馬温公紀聞載。進士葉適試補監生第一。王介甫愛其所對策。布衣徐禧得洪州進士黃庸所著書。竊其語。上書褒美新法。介甫亦賞其言。皆奏除官。令于中書習學校正。及介甫出知金陵。吉甫薦二人。皆安石素所器重。上召見。適奏對不稱上旨。徐禧無學術而口辯。揚眉奮髯。足以移人意。人或問以古事。禧對。

此非臣所學。臣所學云云。其說皆雍語也。而蔡承禧收得雍草封上之。承禧又言。禧母及妻皆非良家。又言。禧前居父喪而博。爲吏所捕。因亡命詣闕上書。紀聞以此事得于王熙。溫公著紀聞。多得于人言。則有毀者或失其眞之說。是非特未定也。或者又以紀聞非公所爲。然後人不能不致疑于其閒。最後予讀東坡悼徐德占詩。其序云。余初不識德占。但聞其初爲呂惠卿所薦。以處士用。元豐五年三月。偶以事至靳水。德占聞余在傳舍。惠然見訪。與之語。有過人者。是歲十月。聞其遇禍。作詩弔之云。美人種松柏。欲使低映門。栽培雖易長。流惡病其根。哀哉歲寒姿。骯髒誰與論。竟爲明所誤。不免刀斧痕。一遭兒女汚。始覺山林尊。從來覓棟梁。未免傍籬藩。南山隔秦嶺。千樹龍蛇奔。大廈若果傾。萬牛何足言。不然老巖壑。合抱枝生孫。死者不可悔。吾將遺後昆。乃知紀聞所傳不足信。

空梁落燕泥

唐、劉餗隋唐嘉話載。隋帝爲燕歌行。羣臣皆以爲莫及。王胄獨不下帝。因此被害。帝誦其句云。庭草無人隨意綠。能復道耶。又唐、潘遠紀聞譚載。隋煬帝作詩。有叶泥字者。羣臣皆以爲難和。薛道衡後至。詩成。有空梁落燕泥。帝惡其出己上。因事誅之。臨刑。問道得空梁落燕泥否。予考二事相似。然小說可信者少。及觀五代韋縠所編唐賢才調詩。其中載劉長卿一詩別宕子怨。凡十韻。有一聯云。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與潘遠所載道衡詩無異。何耶。以隋書考之。煬帝嗣位。道衡自襄州總管轉潘州刺史。歲餘。上表求教。帝許以祕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祖頌。帝覽之不悅。拜司隸大夫。將罪之。罪道衡不得。或因護新令

事付執法者勘之。帝令自盡。憲可縊殺之。然則道衡貽怒煬帝。因獻頌所致。況又才調集以爲長卿詩。遠說甚可疑也。又據道衡集亦不載此。但名爲書書鹽當是道衡自作。不緣和韻耳。

林藻歐陽詹相繼登第

黃朝英緗素雜記云。唐書歐陽詹傳云。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北官。及常袞罷宰相爲觀察使。始擇縣鄉秀民能文詞者與爲賓主禮。故其俗稍相觀。任初詹與羅山甫同隱潘湖往見袞。袞奇之。辭歸。泛舟飲餞。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閩人第進士自詹始。朝英按黃璞撰閩川名士傳云。江夏子曰。閩林蘊泉山銘敍。則謂閩川貞元已前未有文進者也。因廉使李郾公錡興起庠序。請獨孤尚書爲記。中有辭云。縵胡之纓。化爲青矜。其兄藻與其友歐陽詹觀此耿耿。不怡十年。遂相與爲誓志求名。繼登上第。是言進士及第始于林藻也。泉山銘敍又云。爾何耶。以上皆朝英說。千家有唐趙修撰唐登科記。嘗試考之。德宗貞元七年。是歲辛未。刑部杜黃裳知貢舉。所取三十八人。尹樞爲首。林藻第十一人。是榜其後爲宰相者四人。令狐楚、竇楚、皇甫鎛、蕭俛。賦題珠還合浦。詩題青雲千里。次舉貞元八年。是歲壬申。兵部侍郎陸贄知貢舉。所取二十三人。賈稜爲首。歐陽詹第三人。是榜其後爲宰相者三人。王涯、李絳、崔羣。賦題明水。詩題御溝新柳。然則林藻是貞元七年及第。歐陽詹是貞元八年及第。明矣。泉山銘敍云二人繼登上第。可謂得實。

閩人登第自藻始

唐書以閩人第進士自歐陽詹始。予嘗以唐登科記考之。貞元七年。林藻登第。貞元八年。詹始登第。二人皆閩人。乃知閩人第進士始于藻。已具前說矣。予又讀唐摭言云。神龍二年。閩人薛令之登第。開元中。爲東宮侍讀。時官僚清淡。以詩題于公署。略曰。盤中何所有。菁蓿長闌干。下云。上因幸東宮。覽之。索筆判之曰。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因此謝病東歸。按神龍二年乃唐中宗時。然則閩人第進士。不惟不始于詹。亦不始于林藻。當以薛令之爲始。閩川名士傳所載。與摭言亦同。惟唐登科記神龍元年第五十四人有薛令之。令、今兩字不同。兼二年與元年亦不同。當以登科記爲是。

辨杜子美詩

杜詩青青竹筍迎船出。日日江魚入饌來。韓子蒼云。舊本日乃白字也。予讀杜放船詩云。青惜峰巒過黃知橘柚來。迺知子蒼之言可信。然或者云。此詩乃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故用孟宗泣筍、姜詩躍鯉事。後漢列女傳。姜詩并妻龐氏。並至孝。母好飲江水。嗜魚鱠。云云。每旦輒出雙鯉。當以供母膳。其言每旦則日日之意在焉。故姑存之。以俟博識者。

老拳

唐、劉夢得嘗讀杜子美義鶻詩。以顙拆老拳。疑老拳無據。及讀石勒傳。勒語李陽曰。孤往日猷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乃嘆服之。予按五代史。梁太祖讀李襲吉爲晉王所爲通和書云。毒手尊拳。交相于暮夜。金戈鐵甲。蹂踐于明時。歎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我得之。傅虎以翼也。以石勒傳考之。尊拳當作老

舉非指劉伶曾舉也。

鑄錢

王觀國學林新編云。唐三百年皆鑄開元通寶。無怪乎此錢之多。至五代有天祐、天福、唐國等錢。而本朝專以年號鑄錢。然宋通元寶、皇宋元寶非年號者。宋通乃開寶時所鑄。皇宋乃寶元時所鑄。蓋錢文只可用一寶字。故變其文也。以上皆王說。予考後魏孝莊時。用錢稍薄。高道穆曰。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然則以年號鑄錢文矣。王說非。

無恙

高承事物紀原論無恙云。蘇氏演義曰。時人以無憂疾謂之無恙。神異經云。北方大荒中有獸食人。咋人則病。懼人則疾。名曰獌獌、恙也。常近人村落。入人屋室。皆患之。黃帝殺之。由是北方人得無憂疾。謂之無恙。此乃始也。以上皆高承說。予按顏師古破應仲遠風俗通云。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噬人蟲也。善食人心。大患苦之。凡相問云無恙。爾雅云。恙、憂也。楚詞九辨曰。還及君之無恙。此言及君之無憂。漢元帝詔貢禹云。今生有恙。何至不已。乃上疏乞骸骨。此言病恙而乞骸骨。豈如被蟲食心邪。凡言無恙。謂無憂耳。戰國策齊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邪。民亦無恙邪。說苑魏文侯語倉唐曰。擊無恙乎。又曰。子之君無恙乎。聘禮亦曰。公問君賓。對公再拜。鄭注曰。拜其無恙。

子規

鮑彪少陵詩譜論引陳正敏曰。飛鳥之族。所在名呼不同。有所謂脫了布袴。東坡云。北人呼爲布穀。誤矣。此鳥晝夜鳴。土人云。不能自營巢寄生。子細詳其聲。乃是云不如歸去。此正所謂子規也。今人往往認杜鵑爲子規。杜鵑一名杜宇。子美亦言其寄巢生子。此蓋禽鳥性有相類者。柳子厚作永州遊山詩云。多秭歸之禽。然秭歸又是蜀中地名。疑其地多此禽也。以上皆鮑說。予按史記歷書曰。昔自在古歷。建正作于孟春。于時冰泮發蟄。百草奮興。秭鴂先滌。注。徐廣曰。秭、音姊。鴂、音規。子規鳥也。一名鶗鴂。乃知子厚以子規作秭歸。不爲無所本矣。酈元水經引袁崧曰。楚、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秭歸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須廟。擣衣石猶存。秭與姊同。然則縣之得名秭歸。政以屈原。而鮑以爲因禽得名。非也。晉志建平郡有秭歸縣。注云。故子國。

仲舒策之誤

西漢董仲舒傳對策曰。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于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予按曾子書疾病篇曰。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至而已矣。然則既稱高而以明繼之矣。豈可以復言光耶。兼本書首尾一以聞爲主。知字非是。雖仲舒策亦稱因用所聞以結之。則知字誤尤分明。如一稱加之意。與至字不同。至有不計利害意。惟知光字于義不可也。曾子書不顯于世。故董策無有知其誤者。不可不辨也。

土偶人與桃梗相語

戰國策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秦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未聞者獨鬼事耳蘇秦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于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岑之土也埏子以爲人至歲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岑之土也土則復西岑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之所出矣孟嘗君乃止又戰國策蘇秦說李兌曰願見于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事兌盡知之矣蘇秦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秦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傍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鬬曰汝不知我我者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壞沮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濫無所止臣繫以爲土梗勝也云云按二事俱載戰國策俱以爲蘇秦以予考之劉向學博而無統記亂而不專是以若此之駁也方蘇秦爲縱橫時乃齊宣王在位孟嘗君爲相時乃齊湣王在位湣王乃宣王子秦不及見湣王審矣安有說孟嘗君之事乎以此言之前說之妄可知矣按史記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于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毋爲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

止。以此知說孟嘗君者蘇代。非秦也。代襲秦說李兌之辭耳。劉向失于鹵莽故也。

喻氏姓

芸閣姓苑云。喻氏汝南。其先帝顓頊之苗裔。周文王之允緒。左傳鄭公子渝彌爲周司徒。後立別族爲渝氏。歷秦、漢至景帝皇后諱志、字阿渝。中元二年。避諱。改水爲口。因爲喻氏。元和姓纂云。喻見姓苑。亦音樹。南昌。姓苑云。南昌有喻氏。東晉有喻歸。撰西河三卷。予按南史陳慶之傳云。梁世寒門達者。惟慶之與俞藥。藥初爲武帝左右。帝謂俞氏無先賢。世人云。俞錢非君子所宜改姓喻。藥曰。當令姓自于臣。然藥竟不知中元二年避諱改喻耶。

蔡字有四義

王觀國學林新編辨蔡字有四義。大蔡、龜名也。蔡叔、國名也。左傳昭公元年。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預曰。蔡、放也。禹貢曰。二百里蔡。孔安國曰。蔡、法也。予按孔穎達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字、蓌字耳。隸書改作蔡。遂失本體。說文曰。蓌、散之也。從米。殺聲。然則蓌字殺下米也。蓌爲放散之義。故訓爲放也。後世蓌字不可識。考轉而爲蔡字。至重爲兩蔡字以讀之。此又不可也。故音爲素葛切。尚書蔡仲之命云。周公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孔安國云。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外地名。是放蔡叔之事。然則王觀國害同以蓌爲蔡。不可不辨也。

介雞

王觀國學林新編曰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左氏傳曰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杜預注曰擣芥子播其羽或曰以沙膠播之爲介雞觀國按史記魯世家曰季氏與郈氏鬬雞季氏芥雞羽郈氏金距司馬遷改介爲芥盖杜預用其說以訓左傳爾觀國按介與芥不相通用介者、介冑之介也其介雞者爲甲以蔽雞之臆則可以禦彼之金距矣司馬遷誤改介爲芥而杜預循其誤既自以爲疑又增膠沙之說夫以膠浹沙而播其羽是自累也又烏能勝彼雞以上皆王說予按杜預以介爲芥蓋用司馬遷之說賈逵亦嘗取此說至于以膠沙播羽則孔穎達以爲以膠塗雞之足爪然後以沙糝之令其澀得傷彼雞也然其說皆非是予按高誘注呂氏春秋云鎧著雞頭鄭衆曰介甲也爲雞著甲蓋雞之鬬所傷者頭以鎧介著之是矣而觀國謂爲甲以蔽雞之臆蓋不知高誘之注乃不知物理耳夫雞之鬬其利害不在于臆也兼亦不見鄭注

精舍

王觀國學林新編曰晉書孝武帝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內引沙門居之因此世俗謂佛寺爲精舍觀國謂古之儒者教授生徒其所居皆謂之精舍故後漢包咸傳曰咸住東海立精舍講授之劉淑傳曰隱居立精舍講授又檀敷傳曰立精舍教授又姜肱傳曰盜就精廬求見注曰精廬即精舍也以此觀之精舍本爲儒士設至晉孝武立精舍以居沙門亦謂之精舍非有儒釋之例也以上皆王說予按三國志注引江表傳曰于吉來吳立精舍燒香讀道書製作符水以療病然則晉武已前道士亦立精舍矣

辨誤錄卷下

羊舌族氏

歐陽詢藝文類聚羊門記一事云。昔有攘羊者。以羊頭遺晉叔向。母埋之不食。後三年。攘羊事發。追捕向家。檢羊骨肉都盡。惟有舌存。國人異之。遂以羊舌爲族。不記所出。予按叔向得姓久矣。蓋詢所聞之誤也。左氏春秋傳曰。閔公二年。晉羊舌大夫爲軍尉。杜預注曰。羊舌大夫、叔向祖父也。孔穎達曰。此人生羊舌職。職生叔向。故爲叔向祖父。譜云。羊舌氏、晉之公族。羊舌、其所食邑也。或曰。羊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受而埋之。後盜羊事發。辭連李氏。李氏掘羊頭而示之。以明己不食。惟識其舌。因得免。號曰羊舌氏也。

胡笳十八拍

王觀國學林新編曰。秦甫思紀吳錄云。琴譜胡笳曲。音本昭君見胡人卷蘆葉而吹之。昭君感之。爲製曲凡十八拍。觀國以爲董祀妻蔡炎文姬爲胡騎所獲。歸作詩二章。今世所傳胡笳曲十八拍。亦用文姬詩中語。蓋非文姬所撰。乃後人所撰以詠文姬也。紀吳爲昭君製曲。則誤矣。王荊公作集句胡笳曲十八拍。首言有女能業者。亦詠蔡文姬也。王昭君未嘗有胡笳曲傳于世。以上皆王說。予按琴集曰。大胡笳十八拍、小胡笳十八拍並蔡炎作。及按蔡邕琴集。有大小胡笳十八拍。沈遼集世名流家聲祝氏。不詳何代人。

李良輔廣陵止息譜序曰、契者、明會令之至。理殷勤之餘。李肇國史補曰、唐有董庭蘭。善沈聲。蓋大小胡笳云。以此校之。觀國謂非文姬所撰。亦非矣。予又按謝希逸琴論曰、平調。昭君三十六拍。胡笳。昭君一十八拍。清調。昭君十三拍。閒絃。昭君十九拍。蜀調。昭君十二拍。吳調。昭君十四拍。杜瓊。昭君二十一拍。凡有七曲。然則昭君亦有胡笳。但拍數不同耳。庾信詩云。方調琴上曲。變入胡笳聲。觀國謂昭君不能製曲。又非也。

羽林名軍

漢書武帝太初元年初置遠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又取從軍死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顏師古曰、羽林、宿衛之官。言其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一說羽所以爲生之羽翼也。予以顏說爲非。按晉羽林軍四十五星。在營室南。一曰天軍。主軍騎。則漢名軍以羽林。法天文耳。

行李

唐、李濟翁資暇集論行李云。李字除果名、地名、人姓、之外更無別訓義也。左傳行李之往來。研窮意義。遂注云。李而不悟。是行使爾。按舊文。使字作李。傳寫之誤。誤作李焉。舊文使字之山下人、人下子。以上皆濟翁說。予按左氏僖公三十年。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困乏。杜預注云。行李、使人。襄公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杜預注云。一介、獨使。行李、行人也。昭公十三年。行李之命無月不至。杜預注云。行理、使人。通聘問者。蓋李、理字誤。爲義則同。周語。行理以節送之。賈逵云。行李、行人之官也。然則兩字

通用。本多作理。訓之爲吏。故爲行人使之。濟翁以挲字作使。而專以爲使。是矣。若行李之命。亦可以一例作挲字乎。殊不知李、理字通用。故管子五行篇曰。黃帝得后土而辨于北方。故使爲李。又曰。冬李也。注云。李獄也。乃知古昔多以李爲理。

以言餂之

王觀國學林新編。孟子曰。是以言餂之也。趙岐曰。餂、取也。孫奭音義以古書並無此餂字。郭璞方言音忝。謂挑取物也。觀國以玉篇有之。達兼切。名餂字。字書非無此字。第于孫義不合爾。予以爲不然。璞文在前。則玉篇不足道矣。玉篇所收字。乃魏晉以來續撰者。按管子地數篇。管子曰。十口之家。十人咕鹽。百口之家。百人咕鹽。此咕字與餂字雖異。其義則一。何者。均以口舌取物而已。古書字多借用。難可一槩論也。廣韻乃以咕音火夬切。息也。尤無義。

湘君湘夫人

樂府敍篇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云。大帝之女。處江爲神。卽列仙傳所謂二妃二女也。劉向列女傳。帝堯之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堯以妻舜于潙汭。舜卽爲天子。娥皇爲君。女英爲妃。舜死于蒼梧。二妃死于江、湘之閒。俗謂之湘君。湘中記曰。舜二妃死爲湘水神。故曰湘妃。韓愈黃陵廟碑曰。秦將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康成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旣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言。湘夫人乃正妃。璞與逸俱失也。堯之二女。娥皇爲正妃。故曰君。女

英爲堯帝子。各以其盛者推之言也。禮有小君。自得稱君也。以上皆樂府敍篇。予嘗考之。若敍篇以郭璞、王逸爲失。甚當。然山海經、列仙傳湘中妃。韓愈碑亦未爲得。按禮檀弓曰。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故康成注曰。帝嚳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三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卽夏制也。凡康成之論。本取帝王世紀耳。世紀云。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霄明、燭光是也。乃知康成所注有據依。又按秦紀云。死而葬焉。今王逸乃以爲溺死。益非矣。諸人皆以爲二女當以檀弓世紀爲正。有三妃。

長頸高結喉

韓退之石鼎聯句詩序曰。彌明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喉中又作楚語。洪慶善云。張右史本無高字、中字。只是長頸而結喉。又作楚語。以予考之。張本非也。予按楊雄蜀記曰。蜀之先代。人椎結左語。不曉文字。故左思魏都賦斥蜀云。或魋髻而左言。或鏤膚而鑽髮。古多借字。以魋爲椎。以結爲髻。故退之序長頸而高結句。始于此。蓋言髻之高也。後漢東夷傳云。魁頭露紒。章懷注云。魁頭、猶科頭也。謂以髮縈繞成科結也。紒、音計。史記朝鮮、傳。魋結、蠻夷服。前漢朝鮮傳。椎結、蠻夷服。一以爲魋結。一以爲椎結。一以爲魁紒。然則魋、椎、魁一音。紒、髻、結一音。魁有高之義。章懷以魁頭爲科頭。其論太執矣。後之學者。多不讀古文。往往去高字而以爲結喉。故其誤甚明。劉向列女傳。齊鍾離無鹽女。宣王后也。爲人極醜。昂鼻結喉。雖有

結喉。而退之序不本此。

颶風

離騷曰。溘颶風兮上征。左太沖吳都賦曰。翼颶風之冽冽。班固曰。颶、疾也。然則颶風、疾風也。謝元暉羣鷺呈沈尚書詩云。珍簟清夏空。輕扇動凉颶。謝靈運初發石首城詩云。出宿薄京畿。晨裝搏曾颶。注曰。曾颶、高風也。二謝以颶爲風。何耶。

楊雄作甘泉賦明日遂卒

唐李善注楊子雲甘泉賦。引桓譚新論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此說非也。予按孝成帝行幸甘泉。據漢紀及賦序並是正月行幸甘泉。楊雄死于王莽天鳳五年。經歷哀、平兩帝。年代甚遠。安有賦成遂卒之說。李善竟不排之。而反以爲證。何耶。

三焦

蘇黃門子由龍川略志曰。古說左腎、其府膀胱。右腎命門、其府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繫包。以理推之。三焦當如膀胱。有形質可見。而王叔和言三焦有狀無形。不亦大謬乎。蓋三焦有形如膀胱。故可以藏、有所繫。若其無形。何以藏繫哉。且其所以謂之三焦者。何也。三焦分播人體中。有上中下之異。方人心湛寂。欲念不起。則精氣散在三焦。榮華百骸。及其慾念一起。心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入命門之腑。輸瀉而去。故號此府爲三焦耳。世承叔和之謬而不悟。可爲長太息也。子由自言得其說于名醫單驤。然予按班固

所纂白虎通。其情性篇云。六府者何謂也。謂大腸、小腸、胃、膀胱、三焦、膽也。府者爲藏宮府也。故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胃者、脾之腑也。穀之委也。脾、稟氣也。膀胱者、腎之腑也。腎者、主瀉。膀胱常有熱。故先決難也。三焦者、包絡腑也。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故上焦若霧。中焦若編。下焦若瀆。膽者、肝之腑也。肝者、木之精也。主仁。仁者不忍。故以膽斷也。據此。則三焦者有形狀久矣。叔和既不能察。而子由亦偶忘之耶。

鹽鹽

左氏傳成公六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杜預注曰。瑕郇、古國名。河東解縣有郇城。鹽、鹽也。猗氏縣鹽池是也。孔穎達正義曰。說文云。鹽、河東鹽池。字從鹽省。古聲。然則鹽是鹽之名。鹽雖是鹽。惟此池之鹽獨名鹽。餘鹽不名鹽也。陸德明釋文云。音古。鹽也。予按古今之士用鹽、鹽、鹽之別。雖魏都賦墨井鹽池。元滋素液。政用鹽池事。亦作鹽字。又何耶。管子書地數篇曰。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亦作鹽字。漢書亦然。當俟博識者。杜子美鹽井詩云。鹵中草木白。青煮官鹽烟。杜註補遺曰。許慎說文云。鹵、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又漢宣帝紀。帝常困于運勻鹵中。注。如淳曰。運勻縣有鹽池。縱橫一里餘。其鄉人名鹵中。師古曰。今在櫟陽縣東。予按呂氏春秋稱魏文侯時。吳起爲鄴令。引漳水灌民田。民歌之曰。決漳水以灌鄴旁。終古斥鹵生之稻粱。然則鹽之地名爲斥鹵。故禹貢云。海濱廣斥。左傳表淳鹵是也。淳鹵地薄。收穫常少。故表異輕其賦稅。予以是知如鹽如鹹字皆

從鹵也。故鹽亦作鹽也。其說庶幾是也。

不佞者不才也

佞者。才也。不佞者、不才也。左傳成公十六年。范文子曰。諸臣不佞。杜預注曰。佞、才也。服虔曰。不佞、不才也。語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孔子亦以爲衛靈公之不亡者。以有祝鮀等。且考左氏傳。鮀之排難解紛。賢者也。晉王沈爲預州刺史。至鎭下教。乃曰。達幽隱之賢。去祝鮀之佞云。蓋沈未深格論語也。

嬙者禁中婦官

應劭注元帝詔曰。王嬙、王氏女。名嬙、字昭君。予以爲非是。蓋昭君不名嬙。乃禁中婦官耳。按周禮。天子有九嬪。嬪、亦婦官也。春秋昭公三年左傳。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杜預注曰。嬪嬙、是婦官。又哀公元年左傳說夫差宿有妃嬙嬪御焉。則劭解以嬙爲昭君名。誤矣。漢書亦止云元年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不斥爲名也。然古本漢書皆作嬙字。何耶。

炎帝炎曲炎當作鹽

沈存中筆談曰。頃年王師南征。得黃帝炎一曲于交趾。乃杖鼓曲也。炎、當作鹽。唐曲突厥鹽、阿鵲鹽。施肩吾詩云。顚狂楚客歌成雪。媚賴吳娘笑是鹽。蓋當時語也。今杖鼓譜中有炎枚聲。以上皆筆談。予按隋書樂志云。其舞曲有疏勒鹽。古樂府集。隋薛道衡有昔昔鹽。樂苑云。昔昔鹽、羽調曲。唐以爲舞曲。唐、趙嘏廣

之爲一十章。然則以鹽名曲。自隋已有。存中以爲唐世。非也。考唐書禮樂志及通曲。皆不具此曲名。惟杜佑理道要訣云。天寶十三年七月。改諸樂名。太簇宮時號娑陀調。鶺鴒鹽改爲白鴿鹽。太簇商時號大石調。野鵲鹽改爲神鵲鹽。太簇羽時號雙調。神鵲鹽改爲□□□。有此四曲。凡存中所謂阿鵲鹽者在焉。然突厥鹽者。豈非隋志疏勒鹽乎。予又按張芸叟南近錄載。元豐中至衡山中謁嶽祠有之。多從殺減。然則存中以黃帝炎因近年征交趾而得之。蓋不知南嶽有此舊曲也。然芥堂詩話以鹽者有味之謂。

天子呼來不上船

唐、范傳正作李白墓碑云。元宗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情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仍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杜子美八仙歌云。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蓋謂此也。王立之詩話以夏彥剛云蜀人以襟領爲船。不知何所據也。謝逸作逸軒詩云。太白列仙人。多綴雲房籍。又云。朝衫不上船。拜舞隨巾幘。皆承彥剛之誤也。

牛僧孺聰明臺

國史劉沆列傳。曾南豐撰云。沆吉州永新人。曾祖景洪。事楊行密爲江西牙將。有彭琊者。據州稱太守。曾祖景洪附湖南。僞許之。復以州歸行密。遂不仕。嘗謂人曰。我不從彭琊。當活萬餘人。後必有隆者。因名所居山曰後隆山。山有唐牛僧孺讀書堂故基。即其上築臺。曰聰明臺。沆母夢牛相公來而生沆。以上皆列傳所載。予按江南野史彭昌傳云。初唐相牛僧孺。其祖遠仕兩廣。罷秩還至郴衡間。爲山賊所掠。惟僧

儒母子獲存。遂亡入江南。止于廬陵禾川。迨長。爲母所訓。遂習先業。縣之北有山名絮芋源。下有古臺。亦老傳爲聰明臺。其下有湧水曰聰明泉。古今學者多此成業。僧儒乃舍其上而肄業。迨十數年。博有文學。會母死。遂葬于縣之西南才德鄉太學里。既隨計長安。以文投韓退之、皇甫湜爲知遇。由是擢上第。不十數年。累秩輔相。時彭昌四世祖居于僧儒母墓之側。應諸科舉至京師。僧儒聞而引與見。問其墳陵。彭氏幼而不知。默不能對。及歸。則爲修其塋。會僧儒罷相。出鎭襄陽。未幾。暴薨。故其墳未曾封。至今本縣圖經但載聰明泉側有牛相讀書堂。餘址尚存。野史本吉州人尤襄所載撰。或得其眞。今沆傳以沆祖景洪即其上築臺。曰聰明臺。誤也。野史以爲古老相傳爲聰明臺耳。此國史之失也。又按杜牧所撰僧孺墓誌序曰。公孤。始七歲。長安南下杜樊鄉東。祖文安侯有隋氏賜田數頃、書千卷尙存。公年十五。依以爲學。不出一舉。數年業就。名聲入都中。故丞相韋執誼命柳宗元、劉禹錫訪公于樊鄉。公乘驢至門。遂登進士第。今僧孺野史以僧孺肄業于聰明臺十數年。會母死。葬于彼。因隨計長安。擢上第。誤也。墓誌以爲七歲而孤。至十五年依樊鄉以爲學。及其上第。亦自樊鄉出焉。此野史之失也。予又按墓誌曰。除河南尉。拜監察御史。丁母夫人憂。制終。復拜監察御史。今野史乃以僧孺母死在未第之前。此又野史之失也。予又按墓誌曰。僧孺以大中二年薨于東都城南別墅。今野史乃以僧孺罷相出鎭襄陽。未幾暴薨。此又野史之失也。

又元集載杜甫杜誦詩

唐人有又元集三卷。杜甫七首。杜誦一首。各在上卷。其杜誦一首。乃是哭長孫侍御道爲詩書重名因賦

頌雄者。今子美集亦有此詩。恐是編者之誤。然誦名不顯。不知孰是。第四句憲府舊乘驄又元集以舊作近。

柳子厚謂李義府爲大臣

柳子厚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曰。自開元制禮。大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典缺焉。以上皆柳說。予按舊唐書李義府傳云。初五禮義注自前代相沿。吉凶畢舉。太常博士蕭楚材、孔志約以皇室凶禮爲預備凶事。非臣子所宜言之。義府深然之。于是悉刪而焚焉。然則義甫爲相乃高宗之初。非開元矣。子厚唐人。不應其誤如此。

山有猛獸藝藿爲之不采

西漢宣帝時。諫議大夫鄭昌上書頌蓋寬饒曰。山有猛獸。藝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奸邪爲之不起。按淮南子云。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藝藿爲之不采。鄭昌所言本此。淮南厲王、武帝時人。然昌所言爲悞。蓋藝藿乃園中之物。而猛獸則伏于山。故林木可稱不斬。

反正

國史韓熙載傳。熙載建議。古者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我失之。自我得之。謂之中興。予按漢高祖紀。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師古曰。反、還也。還之于正道。乃知熙載失言。

息婦新婦

王彥輔麈史辨誤問云呂氏春秋白圭新與惠子相見惠子說之彊惠子出白圭告人曰有新娶婦者豎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今惠子遇我尙新其說我太甚惠子聞之曰何事比我于新婦乎按今之尊者斥卑者之婦曰新婦卑對尊稱其妻及婦人自稱者則亦然然則世人之語豈無稽哉而不學者輒易之曰息婦又曰宅婦不知何也以上皆王說予按戰國策衞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笞服車至門扶教送母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曰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要言也然而不免爲笑者早晚之時失也高誘注曰雖安非新婦所宜言也然則彥輔辨息婦之誤而不及此者豈偶忘之耶

五行無絕理

今諸命書如唐、李虛中、本朝林開之、大論五行十二位、自長生、休囚、冠帶以來、臨官、帝旺、衰、病、死、墓、絕、胎、養、配于子丑十二辰、以見五行生壯老、然予嘗疑五行無絕理、蓋奉于京房易傳寫之誤耳、京氏曰四絕者、巳爲水、土絕、甲爲木絕、亥爲火絕、寅爲金絕、且五行本乎陰陽、使世一日無陰陽、其可乎、則五行決無絕之之理、蓋絕乃系色二字傳寫之悞、乃兩字合爲一耳、嘗考唐左拾遺李鼎祚所修梁元帝、陳樂產、唐呂才六壬書、名連珠集、其論五行之所始終、一曰水、其系色在巳、其胎在午、其養在未、其生在申、其沐浴在酉、其冠帶在戌、其臨官在亥、其旺在子、其衰老在丑、其病在寅、其死在卯、其入墓在辰、至于火、則曰、其系色在亥、至于未、則曰、其系色在申、至于金、則曰、其系色在寅、凡巳申亥寅、各稱系色之所在、蓋五行既

入墓。其生也必有萌芽以先之。故始有所系而繼之以胎。以明無絕之理。其義甚明。且黃帝八五經五行十二變篇云。一變而生。二變而浴。三變而冠。四變而臣。五變而君。六變而委。七變而病。八變而死。九變而藏。十變而止。十一變而渾。十二變而育。止而渾。渾而育。育而生。生而養。晝運齊日。夜運擬星。五吉七凶。自然之經。且止者、系色也。渾者、胎也。育者、養也。其言晝夜之運。則無絕之之理。系色本兩字。後人傳寫失眞。合而爲一。今不取。

丁產簿書言丁稚

畢仲詢幕府燕談錄云。今之州縣。造丁產簿書言丁推者。其推字殊無意義。當爲稚字。言其童稚未成丁也。蓋唐避高宗諱治與稚音同。故改作推。又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吳正肅言。律令有丁推字。不通少壯之意。當是丁稚。唐以大帝諱避之。損其點畫。予以二公言非是。且推者、推排之意。擇及其丁而升之。故至今州縣謂之推排。其義甚明。

涼風消息幾時來

古今詩話云。太祖采聽明遠。每邊事。纖悉必知。有聞者自蜀還。上問劍外有何事。聞者曰。但聞成都滿城誦朱山長苦熱詩曰。煩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清冷幾時來。上曰。此蜀民思我伐也。然予考睡台符岷山吳事云。梓童山人李堯夫。吟咏尤尚譏刺。謁蜀相李昊。昊戲曰。何名之背時耶。堯夫厲色對曰。甘作堯時夫。不樂蜀中相。因是爲昊所擯。知蜀主國柄隳紊。生民肆吟苦熱詩云。炎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消息幾時來。

以是知其兩句乃李堯夫詩。非朱山長也。清洽二字不逮消息甚遠。堯夫又有大內盆池詩云向外疑無地。其中別有天。蜀平後。贈滕白郎中詩云。方外與誰爲道友。關中獨自占詩家。譏滕入蜀。詩家惟堯夫耳。

誤認黃華作菊華

袁州自國初時解額以十三人爲率。仁宗時。查拱之郎中知郡日。因秋試進士。以黃華如散金爲題。蓋取文選詩青條若總翠、黃華如散金也。舉子多以秋景賦之。惟六人不失詩意。由是只解六人。後遂爲額。無名子嘲之曰誤認云。

大小姑山彭郎磯

歐公歸田錄云。江南有大小孤山。在江水中。巍然獨立。而俗轉孤爲姑。江側有一石磯。謂之澎浪。遂轉爲彭郎磯云。彭郎者、小姑壻也。余嘗過小孤山廟。像乃一婦人。而敕額爲聖母廟。豈止俚俗之謬哉。以上皆歐公語。予嘗按南唐陳致雍撰曲臺奏議集。徐鍇爲序。其間一首云。正大姑山、小姑山神像曰。準祠部牒。據彭澤鎮申大姑、小姑乞改神儀者。大孤山、釋山云。獨山曰獨孤也。今下民訛言穿鑿浮僞。作爲淫祀。何所尚哉。必也正名。于義安取。且山川之神。施于民有功。則祀之。其或名山大川。能興雲雨水旱。靈禁于斯。不替。其可廢哉。彭澤鎮所申改正甚允。中所安排神儀部伍。典或不載。但依常式。去婦人位。立山神廟貌。予以南唐已嘗討論改正。至本朝因循既久。又復婦人像。而敕額至以聖母爲稱。其鹵莽曾不若南唐也。

打字從手從丁

歐公歸田錄云。世俗言語之訛。而舉世君子、小人皆同其謬。惟打字耳。其義本謂考擊。故人相毆。以物相擊。皆謂之打。而工造金銀器亦謂之打。可矣。蓋有搥擊之義。至于造舟車者。曰打船、打車。網魚曰打魚。汲水曰打水。役夫餉飯曰打飯。兵士給衣、糧曰打衣、糧。從者執傘曰打傘。以糊粘紙曰打糊。以丈量地曰打量。舉手試眼之昏明曰打試。至于名儒碩學語皆如此。觸事皆謂之打。以上皆歐公語。予嘗考釋文云。丁者、當也。打字從手、從丁。以手當其事者也。觸事謂之打。于義亦無嫌矣。夫豈歐公偶忘釋文云耶。予嘗見宋景文公云。凡義有未通者。當以偏旁考之。予于打字得之矣。

眞宗未嘗耕藉

李邦直修都城記。序眞宗勳德曰。東祀耕藉賜酺。眞宗朝未嘗耕藉。

張良封留

漢高帝封功臣。張良曰。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爲留侯。留、在徐州沛縣。今留城鎭。地狹。人民寡。有留侯廟存焉。或以陳留爲子房所封。廟貌甚嚴。誤也。

伏波將軍廟

後漢馬援及路博德俱有功南方。皆爲伏波將軍。嶺外有伏波將軍廟。莫能定其名。政和中。修九域圖志。遂以雙廟爲例祀兩神。

姚寬西溪叢語云。段成式酉陽雜俎有諾皐記。又有支諾皐意義難解。春秋左氏傳。襄公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勝公以戈擊之。首隕于前。既而載之。奉之以走。見梁陽之甲。皐他日見于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若有事于東方。則可以往。獻子許諾。疑此事也。晁伯宇談助云。靈奇祕要避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取寄生木三呪曰。諾皐。敢告日月震雷。令八無敢見我。我爲大帝使者。乃斷取五寸。陰乾百日。爲簪二七。循頭乃還著中人。見鬼說非也。以上皆叢語。余以叢語未盡得之。蓋段氏所載皆鬼神事。雖獻子所夢有巫名皐。而獻子諾之。是信皐所言之意。亦似可證。然葛洪抱樸子內篇載遁甲經。中經曰。往山林中。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置蓬星下。歷明堂。入太陰中。禹步而行。二呪曰。諾皐太陰將軍。獨開曾孫王甲。勿開外人。使人見甲者以爲束薪。不見甲者以爲非人。則折所持之草置池上。左手取草以傳莫人中。右手持草自蔽。左手著前。禹步而行。到六癸上。閉氣而往。入不能見也。

老子與佛生日

唐明皇以任之良之言。遂以二月十五日爲老子生日。殊不知周以建子爲正。唐以上建寅爲正。失之矣。後世多以四月八月爲佛生日。亦類此。

褦襶子

豫章次韻錢穆父贈松扇詩云。可憐遠度幘溝婁適堪今時褦襶子。釋名云。褦襶子。不曉事之稱也。出晉、程曉詩。見藝文類聚、初學記二書。其詩云。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臥。出入不相過。今世褦襶

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嘶蹙奈此何。搖扇髀中疾。流汗正滂沱。傅誠諸高明。熱行宜見歌。藝文、初學二書無少異。惟太平廣記載啓顏錄有晉、程季明嘲熱客詩曰。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臥。出入不相過。今代愚癡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嘶蹙奈此何。謂當起行去。安坐正咨嗟。所說無一急。喈喈一何多。搖扇髀中疾。流汗正滂沱。莫謂爲小事。亦是一大瑕。傅誠諸朋友。熱行宜見呵。此詩比前本多三韻。意前二本非全文也。一以爲褚懿子。一以爲愚癡子。其末又以歌爲呵。當有辨其非是者。其曰程季明。是曉之字。然晉書無傅。魏志有傅。宋景文本多字韻下有兩句云。疲倦向之久。甫問君極那。

傅元兩儀詩

藝文類聚載晉、傅元兩儀詩曰。兩儀始分。元氣上清。列宿垂象。六位時成。日月西邁。流景東征。悠悠萬物。殊品齊名。聖人憂世。實念羣生。初學記亦載傅元兩儀詩云。兩儀既分。元氣清。列宿垂象。六位成。日月西流。景東征。悠悠萬物。殊品名。聖人憂代。念羣生。據此詩乃七言柏梁體。不知與前四言不同。何耶。

假藉字

漢書朱博傳贊曰。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藉用權。顏師古曰。假音休。假藉、音以物借人之借。又漢書音義曰。鄭氏云。假藉音以物借人之借。按漢書本多作借字。晉灼曰。若作借字。則無煩云以物借人之借。爲作藉字。所以有音。此論極當。蓋古正文無多。故假惜以用耳。然戰國策荊軻曰。願大王少假借之。止用此假借字。

八米八采

唐、張祜寄載詩。少見雙魚信。多聞八采詩。用北史文宣帝崩。朝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惟思道獨有八篇。故時人稱爲八米盧郎。隋書思道傳亦同。嘗疑八米無義。不可曉。偶閱孔毅父續世說所載。與史不同。仍非米字。其說云。北齊文宣帝崩。當時文士各作輓辭十首。擇其善者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不過得一二首。惟盧思道獨得八首。時號八采盧郎。劉逖亦只二首中選。中書郎李愔戲逖云。盧八問訊。劉二逖御之。武成時。逖典機密。以事中愔。武成大怒。大加鞭朴。逖喜復前恨。曰高搥兩下。執鞭一百。何如呼劉二時。云云。乃知米爲采。竊嘗推之。五木之戲。其采有十二。其四爲王采。貴也。其八爲盩采。賤也。五采之中。有采曰白。蓋五木俱白也。謂之白八。以其筴數八而已。思道之詩既勝于魏收諸人。如五木之戲得王采、白八耳。故楚辭曰。成梟而牟。呼五白些。梟二爲盩采。牟者、勝也。欲勝其梟。必呼五白也。其說具樗蒲格及國史補遺、李翺五木經。近時姚寬著西谿叢語。以爲八米。關中語歲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穀取米數之多寡。蓋姚不得其說。而爲臆論也。

不如識一丁字

唐書張洪靖傳背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舊史亦同。竇萃唐書音訓云。丁、恐當作个。予嘗以竇說雖當而無所據。偶讀孔毅父續世說引洪靖曰。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个字。乃作此个字。因知个誤爲丁。無可疑者。

京索

王觀國學林新編云。前漢高祖紀曰。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間。破之。應劭注曰。京、縣名。今有大索小索亭。晉灼注曰。索、音朔。顏師古注。索、音求索之索。前漢蕭何傳曰。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間。韓信傳曰。復擊破楚京索間。顏師古注曰。索、音山客反。觀國按後漢傳郡國志。河南有京縣。有索亭。北征記有索水。其字或作溱。則索音山客反。是已。文選陸士衡撰漢高祖功臣頌曰。京、索既振。引師北討。五臣注曰。索、桑客反。乃以索爲宵爾索綯之索。誤矣。韓退之郾城夜吟聯句。雪下收新息。陽生過京索。于粤字韻同押。則知亦同索爲宵爾索綯之索。亦誤矣。以上皆王說。予按左氏春秋傳昭公五年。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太叔勞諸索氏。杜預注云。河南成皐縣東有大索城。陸德明音義曰。索氏。悉落反。以左氏證之。五臣、退之以索爲宵爾索綯之索爲是。而王說非矣。

東方姓氏

元和姓纂云。東方姓風俗通以爲伏羲之後。帝出于震。王東方。子孫因以爲氏。平原厭次漢大中大夫東方朔。然洞冥記云。東方朔生三日。而母田氏死。鄰母收養之。時東方始明。因以姓焉。此又何耶。

顧凱之小字虎頭

洪駒父詩話謂世所行注老杜詩。云是王叔原。或云鄧慎思所注。甚多疏略。非王、鄧書也。其甚紕繆者。顧愷之小字虎頭、維摩詰是過去金粟如來。故乞瓦棺寺。顧愷之畫維摩詰像。詩卒章云。虎頭金粟影、神妙

獨難忘。乃注虎頭僧相金粟金地當飾此殊可笑也。以上皆洪說。予謂洪以虎頭爲愷之小字者。蓋取顧代名畫記曰。顧愷之字長康。一字虎頭。晉陵無錫人。然予考世說。乃謂顧愷之爲虎頭將軍。每食蔗自尾至本。或問曰。漸入佳境。則知虎頭非小字。名畫記之誤。而洪又承其失耳。

匡山非廬山

胡仔苕溪叢話云。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注詩者曰。匡山未詳。王觀國按漢郡國志廬江郡潯陽縣劉昭注引釋惠遠廬山記曰。有匡俗先生。出商周之際。居其下。受道于仙人。時謂所止爲仙人之廬。又引豫章舊志曰。匡俗先生字君平。夏商之苗裔。又建康實錄曰。隆安六年。桓元遣書于匡山惠遠法師。然則匡山者、廬山也。李太白遊廬山舊矣。子美既不得志。而太白復以謫出。故子美詩云。頭白好歸來。蓋欲招隱爲廬山之遊也。以上皆胡仔叢話說。予按杜田補遺云。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縣之屬邑。有大小匡山。李白讀書于大匡山。有讀書堂。尚存。其宅在清廉鄉。後廢爲僧房。號陀西院。蓋以太白得名。院有太白像。及唐縣州刺史高忱及崔令欽記。所謂匡山。乃彰明縣之大匡山。非匡廬山也。乃知學林新編、胡仔皆爲妄辨。

李太白贈杜甫詩

洪駒父詩話云。世謂杜子美集中贈李太白詩甚多。李集初無一篇與杜者。按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李集有堯祠贈杜補闕者。老杜也。其詩曰。我覺秋興逸。誰言秋氣悲。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空宜。雲歸滄海少。鴈

度青天遲。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不獨飯顆山頭之句也。以上皆洪說。予按李集有沙邱城下寄杜甫一篇云。我來覺何事。高臥沙邱城。城邊有古樹。月明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乃知洪失于不審耳。

杜彬琵琶皮作絃

陳無己詩話。歐陽謫滁陽。聞其倅杜彬善琵琶。酒間請之。正色盛氣而謝不能。公亦不復強也。後彬置酒。遽起還內。微聞絲聲且作且止。久之。抱器而出。手不絕彈。暮而罷。公喜甚。過所望也。故公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皮絃世未有也。以上皆陳說。葉少蘊避暑錄云。文忠在滁州。通判杜彬善彈琵琶。故其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此詩既出。彬頗病之。祈公改去姓名。而人已傳。卒不得諱。又云。琵琶以下撥重爲難。猶琴之用指深。故本色有轢絃護索之稱。文忠嘗問彬琵琶之妙。亦以此對。乃取使教他樂工試爲之。下撥皆斷。因笑曰。如公之絃。無乃皮爲之邪。故有皮作絃之句。而好事者遂傳彬眞以皮爲絃。其實非也。唐人說賀懷智以鵾雞筋作絃。人因疑之。筋比皮雖有可作絃之理。然那得許長。且所貴者聲爾。安在以皮絃爲奇乎。梅聖俞醉吟亦云。當時醉翁滁州所樂者。惟有杜彬彈琵琶。使誠有之。聖俞亦當以異見于詩也。以上皆葉說。余按陶岳五代史補云。馮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爲絃。世宗令彈。深善之。因號琵琶爲遶殿雷。乃知以皮爲絃。古有其法。而杜彬得之。無可疑者。且文忠詩云。我昔被謫居滁山。雖名爲翁實少年。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玉

練鎖聲入黃泉則公作此詩時杜彬已死之後。葉安得有祈公改去姓名之事哉。余以意料之。葉只據一句而遂爲此說。又不考五代史補。偶忘憑舊事耳。不然。何舛誤之甚耶。

閥閱

後漢章帝紀。或起刪畝。不繫閥府。音義曰。明其等曰閥。積功曰閱。予按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閥。積日曰閱。今音義以爲積功曰閱。誤也。

掩耳偷鐘

諺有掩耳偷鈴。非鈴也。鐘也。亦有所本。按呂氏春秋。范氏亡。有得其鐘者。欲負而走。則鐘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鐘恍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己。遽掩其耳。惡聞其過。亦由此也。任昉勸進牋云。惑甚盜鐘。功疑不賞。

蝦蟆蝕月烏蝕日

東坡云。玉川子作月蝕詩。以爲蝕月者、月中之蝦蟆也。梅聖俞作日蝕詩云。食日三足烏也。此固因俚說以寓其意。戰國策曰。日月暉于外。其賊在內。則俚說亦當矣。以上東坡說。予按史記龜策列傳。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爲德而君于天下。辱于三足之烏。月爲利而相佐。見食于蝦蟆。乃知古有其說。何東坡偶忘之耶。

僧義海評韓文公蘇東坡琴詩

蔡絛西清詩話謂三吳僧義海以琴名世。謂歐陽文忠公問東坡琴詩孰優。坡答以退之聽穎師琴。公曰。此祇是聽琵琶耳。或以問海。海曰。歐陽公一代英偉。何斯人而斯誤也。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輕柔細膚。眞情出也。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精神餘溢。竦觀聽也。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縱橫變態。浩乎不識自然。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又見穎孤絕不同流俗下俚聲也。蹠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起伏抑揚。不主故常也。皆指下絲聲妙處。惟琴爲然。琵琶格上聲。烏能爾耶。退之深得其趣。未易譏評也。已上皆西清詩話。余謂義海以數聲非琵琶所及。是矣。而謂其知琴趣。則非也。昔晁无咎謂嘗見善琴者云。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爲泛聲。輕非絲。重非木也。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爲泛聲中寄指聲也。數聲琴中最難工。洪慶善亦嘗引用。又蹠攀分寸不可上。爲吟繹聲也。失勢一落千丈。強爲歷聲也。洪亦未知出于晁。是豈義海所知。況西清耶。東坡後有聽惟賢琴詩。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云云。亦未知琴春溫和且平、廉折亮以清。絲聲皆然。何獨琴也。牛鳴盎中雉登木。槩言宮角耳。木音皆能然。何獨宮角也。聞者以義海爲知言。西清又謂嘗考今昔琴譜。謂宮者非宮、角者非角。又五音迭起。宮聲爲多。與五音之正者異。此又坡所未知也。余考史記騶忌子聞齊威王鼓琴曰。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又管子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故晉書亦云。鳴盎、中宮。雉登木、中角。以此知義海、西清寡陋而妄爲之說。可付之一笑。

詩小雅愼作雨無正

毛詩小雅雨無一篇。今傳者誤作雨無正。七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學者遂因其失。以雨無正名篇。失矣。蓋篇中第二章云。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箋云。正、長也。長官之大夫。

漢以牡丹爲木芍藥

王立之詩話載。賓護尙書故實云。牡丹蓋近有。國朝文士集中無牡丹詩云。嘗言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分明。子華、北齊人。則知牡丹花已久矣。予觀文忠公所爲花品序云。牡丹初不載文字。自則天以後始盛。然未聞有以名者。如沈、宋、元、白皆善咏花。當時有一花之異。必形篇什。而寂無傳焉。惟劉夢得有詩。但云一叢千朶。亦不云其美且異也。然余猶以此說爲非。惟有牡丹眞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豈不云美也。白樂天詩。人人散後君須記。歸到江南無此花。又唐人詩云。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豈得謂無人形下篇什。以上立之說。余按崔豹古今注云。芍藥有二種。有草芍藥。有木芍藥。木者、花大而色深。俗呼爲牡丹。又安期生服鍊注。芍藥二種。一者金芍藥。二者木芍藥。救病用金芍藥。色白、多脂肉。木芍藥色紫、瘦多味苦。以此知由漢以來。以牡丹爲木芍藥耳。故溫庭筠詩云。山峰明媚木芍藥。野田叫噪官蝦蟆。溫猶襲舊名。則知前此非不載牡丹也。乃知名字顯晦更變所致。大抵牡丹佳者自有。延川以來前輩多因此以得名。

駙馬都尉

馬永年嬾眞子錄云。駙馬都尉之名。起于三國。故何晏尙魏公主。謂之駙馬都尉。然不獨名官。以駙馬給

之、蓋御馬之副。謂之駙馬。從而給、示親愛也。故杜預尙晉文帝妹高陸公主。至武帝踐祚。拜鎭南大將軍。給軺軺車第二。以上皆馬說。予考徐堅職官云。漢制、天子以列侯尙公主。皆拜駙馬都尉。初。駙馬都尉漢武置也。掌御馬。說文曰。駙馬字從馬。副聲。一曰駙、近也。疾也。今既是掌御馬。故不可謂之給以御馬副。

紫微郎

劉莘老摯賀宋舍人啓曰。總爲贊書。其任乃古之內史。觀諸上象。其文猶天之紫微。唐六典中書令開元元年改爲紫微令。五年復舊。唐會要中書舍人開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爲紫微舍人。五年復爲中書舍人。故開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紫微令姚崇奏紫微舍人六員。每商量事。諸舍人同押。蓋紫微星君以比天文紫微宮。有令、有舍人。紫微宮中官屬也。白樂天爲舍人詩云。獨坐黃昏誰是伴。紫微花對紫微郎。然則以紫微爲郎。不可也。

題妓項帕

姚令威寬記陳德潤云。一貴人知成都。朝廷遣御史何某入蜀按事。貴人徧召幕客。詢何人與御史密者。有賢良某人。令出界候迎。兼攜名妓王宮花往候其宴狎。出家姬以佐酒善舞。何醉。喜題其項帕云。按徹梁州更六幺。西臺御史惜妖嬈。從今改作王宮柳。舞盡春風萬萬條。至成都。此妓出迎。遂不復措手而歸。余按邵伯溫所載詳且盡。疑得其眞云。文潞公慶歷間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年未四十。成都風俗喜行樂。公多識集。有語至京師。御史何郯聖從、蜀人也。因謁歸。上遣伺察之。聖從將至。潞公亦爲之動。張俞

少愚者。謂公曰。聖從之來。無足念少愚因迎見于漢州。會郡有營妓善舞。聖從喜之。問其姓。曰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即取妓之項帕羅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其妓作柳枝辭歌之。聖從爲之霑醉。後數日。何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樂。以燕何。迎其妓雜府中。歌少愚詩以酌何。何每爲之醉。何還朝。潞公之謗遂息。事與陶穀使江南事詞相類。且云。少愚奇士。潞公固重其人也。

韓子蒼和頻字韻詩

韓子蒼和李道夫詩兩首頻字韻。其一云。麥天晨氣潤。況復雨頻頻。其二云。李侯梨酣坐風味勝仁頻。仁頻、按上林賦注。仁頻、檳榔。仙藥錄云。檳榔、一名仁頻。林邑記曰。葉似甘蕉。音賓。恐韓別有所本耳。

閻立本畫蕭翼取蘭亭書

龍圖將跋閻立本畫蕭翼取蘭亭云。右閻右相畫。人物五龍。其一書生狀者。乃唐時西臺御史蕭翼也。其一老僧者。乃智永嫡孫辨才也。太宗雅好法書。聞辨才祕藏王右軍蘭亭眞迹。令翼取之。翼乃易姓名。改衣服。徑詣辨才。朝夕習洽。因出御府諸書。相與論難。以激發之。辨才曰。老僧有智永禪師所寶蘭亭。非此倫比。與公相好。故出示之。翼既得蘭亭。在手。徑納袖中。遂出太宗御札。老僧張頤失色。有遺元珠之狀。嗇生意氣揚揚。有歸全璧之喜。其一吹洟者。寫貌尤工。非馳譽丹青之手。不能爾也。紹興十三年二月中澣日。書于豫章。以上將題。蓋所畫書生狀至以白襴衫馬韈與夫老僧張頤失色之狀。皆非也。余按唐法書

要錄云翼曰若作公使萬無得理遂改冠微服至越州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體入寺稱賣蠶種因是款洽既得蘭亭方告驛長報知都督齊善行來宣示勅旨具言所自偶僧出齋喚歸乃知書生御史也云奉勅遣來取蘭亭蘭亭得矣今喚師取別師僧聞語絕倒良久始蘇翼便馳驛南發據此所畫書生衣白與夫老僧張頤皆失實恐非閻筆托閻以傳世者也

霹靂手胡盧提

張左史明道雜志云錢翰穆父開封府斷一大事或語之曰可謂霹靂手錢答曰僅免胡盧提蓋俗諺也然今見王樂道記輕薄者改張鄧公罷政詩云赭案當衙並命時與君兩箇沒操持如今我得休官去一任夫君鶻露蹄乃作鶻露蹄何耶更俟識者也

鱸魚鄉

陳文惠有題松江詩落句云西風斜日鱸魚鄉言惟松江有鱸魚耳當用此鄉字而數處見皆作香字魚味爲美哉雖嘉魚直腥耳安得香哉以上張右史說然仁宗朝治平丙午所編松江集有鱸鄉亭等詩其亭倘書屯田郎中林肇所立其敍云肇頃過松陵讀陳丞相留題有秋風斜日鱸魚鄉之句嘗諷味之去年秋作亭江上差有雅致因取其句中鱸鄉二字爲亭名爲鱠鱸珍珠是吳鄉丞相嘗留刻炎章云云張子野詩云霓舟忽艤鱸魚鄉槎閣欲陵雲漢域又云但怪鱸鄉一旦成分卻松江半秋色乃知標亭以鱸鄉久矣以鄉爲香誤甚

謚曰繆

史記蒙恬傳二世賜蒙毅死。毅對曰。且夫順成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然後世稱穆而不稱繆。何耶。唐許敬宗薨、袁思古以敬宗棄長子于荒郊。嫁少女于夷貊。謚曰繆。且謂晉、何曾忠孝。徒以日食萬錢。秦秀謚曰繆。敬宗忠孝不逮于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謚之曰繆。無負許氏矣。陽思敬改謚曰恭。失之矣。

飲羽

史記漢書記李廣射箭事。或云飲羽。或云飲鏃。顏氏以爲飲羽近理。余按閔子曰。宋景公使上工人爲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遲也。工人對曰。臣不復見君矣。臣之精盡于此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登臺東向而射。逾皿霜之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飲羽于石梁。又新序楚熊渠夜行見寢石。彎弓射之。沒矢飲羽。下視知梁石也。卻復射之。矢躍無迹。

石髮

豫章喜謝逸詩山寒石髮瘦。水落溪毛彫。余按酉陽雜俎。張乘言。南中水底有草如石髮。每月三四日始生。至八九以後可採。及月盡悉爛。以隨月盛衰。若蚌、蛤蟆胎也。審知張說。則石髮生于水中。

迴鴈峰

衡州有迴鴈峰。皆謂鴈至此不復過。自是而迴北耳。余按柳子厚過衡州見新花開卻寄弟詩云。故國名

園久別離。今朝楚樹發南枝。晴天歸路好相逐。正是峰頭迴雁時。蓋子厚自永還闕過衡州。正春時。適見鴈自南而北。故其詩云耳。豈嘗謂鴈至此而迴乎。乃今考柳詩不精故耳。

經子之錯

嘗記前輩摘經子之錯。詩、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鬩乃鬩也。易、窺其戶而鬩其無人。蓋內能治。然後可以治人。孟子以仲子爲巨擘。非也。齊人以蚯蚓之大者爲巨擘。論語、子路從夫子而後。遇荷蓧丈人。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此一句當在至則行矣之下。簡編差誤。蓋子路既不見其丈人。因告二子以不仕無義云云也。不然。豈無人而與言哉。

非熊

豫章漁父詩。范蠡歸來思狡兔。呂翁何意憶非熊。贈鄭交詩。高居大士是龍象。草堂丈人非熊羆。按六籍史記非龍非驪、非虎非羆。無熊字。恐豫章別有所本。

裴度聖相

葛立方韻語陽秋云。裴度在朝相。憲宗委任不疑。使破三賊。已而吳元濟授首。王承宗割二州。遣子入侍。李師道被擒。兩河諸侯忠者懷。強者畏。克融、廷湊皆不敢桀傲。勳烈之盛。一時無與比肩者。惟李義山指爲聖相。詩曰。帝得聖相、相曰度。又嗚呼聖王及聖相。亦過矣哉。荀卿曰。得聖臣者。帝若舜、禹。伊尹、周公皆聖臣也。謂四人爲聖臣則可。裴度爲聖相。其可哉。以上皆陽秋云。余按李義山韓碑詩。帝得聖相相曰度。

其下自注曰。晏子春秋仲尼聖相。蓋晏子春秋不顯人讀之者少。義山恐人以爲然。因注詩下。而陽秋所論乃爾鹵莽。何耶。紹興間。曾惇黃州書事。亦用此事云。裴度只今直學相勒碑千載可無人

滅動心不滅炤心

洪郎中慶善與祖跋天隱子云。吳筠嘗作明眞辨僞、輔正除邪、辨方正惑三論。詆釋氏以尊道家之說。使筠而知道。則此書不作矣。司馬子微得天隱子之學。其著坐忘論云。惟滅動心。不滅炤心。不依一物而心常住。有事無事。常若無心。此謂眞定。定不求慧而慧自生。此謂眞慧。慧不用心與道冥行而久之。自然得道。其所造如此。豈復較同異于名字之間耶。以上皆洪說。予按洞元靈寶定觀經天尊告左元眞人云。惟滅動心。不滅炤心。但凝空心。不凝住心。不依一法而心常住。又云。惟能入定。慧發遲速。則不由人。勿令定中急急求慧。急則傷性。性傷則無慧。若定不求慧而慧自生。此名眞慧。慧而求不用。實智若愚。益資定慧。雙美無極。又云。惟令定心之上。豁然無覆。定心之下。曠然無基。舊業日消。新業不造。無所罣礙。迴脫塵籠。行而久之。自然得道。乃知坐忘論取此法。豈偶忘耶。